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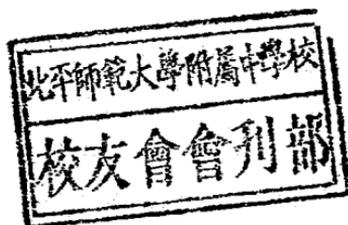
MG
G639.29
144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

校友會會刊

第十二期

12,10,1930.



3 1762 4398 2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and leaf pattern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two concentric lines: an inner line with small, stylized flowers and an outer line with larger, more detailed leaves and stems.

會刊部同人
拜年

目 錄

時評

日本帝國主義下殖民地的運動.....敬 圃

論著

社會科學與文科.....L 君

科學的厄運.....H 君

兩種簡單無線電話收音機的作法.....楊宏謀

推扯擴大器與周數倍增器.....陳厚封

小提琴的構造與演奏.....霍如棠

文藝

別雅典女郎.....拜倫作
良才譯

油瓶.....韋特孚

A Mement's Recollection范繼增

小朋友的園地

晨.....鄭 夔

小園辭工.....劉世綸

雜感

悼亡友陳君體元.....王錫智

寫生三幅.....Mr. X

轉載

賢明的——聰明的父母.....俞平伯
先生講

校聞

他們的所謂出路.....鐘 韻

附中的現代史料.....周記者

最高班的花花絮絮.....露透社

附錄

本會會務紀要

編後

幾句報告的話.....根

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
校友會會刊第十二期

1—1000 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會刊部職員

編輯部

編輯	盧伯球 郭良才	董魯安 夏承楨
時評	郭良才	
論著	郝培莊	孫昌勳
文藝	夏承楨	
小朋友園地	韋德富	
雜俎	施 樞	劉文卓
新聞	秦宗周	王業和
圖畫	徐世榮	
攝影	黃京霖	

經理部

出版	刁鳳章	孫昌勳
印刷	施 樞	胡世樂

時評

日本帝國主義下殖民地的運動 敬 圖

受着慘無人道之壓迫與剝削的台灣民衆，最近爆發了空前英勇的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雖在極短的期間內，就被日政府以最殘酷的手段撲滅了，但誰也不能否認這樁事情有他偉大的意義。所以我很願意搜集些材料，作個簡單的評述，介紹給大家。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已走到落沒的前夜了。牠爲着最後的掙扎，不得不拚命的壓榨他統治下的殖民地，以緩和國內階級的對立與經濟的恐慌。而台人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中，又體驗到非推翻日本的統治，不能有生存的餘地。因此不憚日本軍警的密佈，於十月廿七日在霧社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動起來了。

在事前他們就探貯充足的食物，輪送孩童到別的地方，並暗地裏割斷各處的電話線，遂乘着霧社各小學聯合運動會的機會，向在台的日人進攻！——他們分爲兩隊：一隊到警察分駐所，毀壞了電話，奪獲槍砲一百五十餘支，子彈五萬餘發，和大量的火藥，並殺死許多警察的家屬。另一隊直奔人山人海的運動場，當時有無數日人和警察在那兒，當場被殺的有二百餘人之多！可是非日人者，壹個也不會被害。這種突然發生的大屠殺，當然會駭得日人手足無措，忙於遣兵調將了。在兩日內集合到許多的兵士和警察，以饒口爲司令，在三十日下午二時發下所謂‘殲滅背叛皇國之兇番’的命令，用飛機、山砲、機關槍等兵器，開始向蒲翁，馬堡兩社攻擊，逢人就殺，見房便燒，

粉身裂尸的觸目皆是！然而日本八日新聯電，却告訴我們說‘番人頑強，並無後退模樣’，（大公報）於此，可見他們反日的勇氣和決心了。

但是文化落後的台人，終敵不過有銳利兵器的日軍。結果：被日軍‘連日連夜的激戰，業將番人根據地之各番社，全部都佔領燒毀’（十月十五日大公報）奮勇壯烈的台灣民族革命，就這樣的被摧殘鎮壓於砲火之下了！

日帝國主義為保持文明國家的體面，決不肯將此事經過的真像宣露；而我們所得到的消息，却差不多全是日本通訊社發出的。當然有蒙蔽造謠的事情。舉例來說：日兵殺戮了無數的婦女，却宣稱番婦多自殺，以勉勵其男子！同樣、此事首領之花岡一郎的自殺，恐怕也是遭了日人的毒手。

總之報紙上的消息，幾乎完全是日人的反宣傳；但是我們在這反宣傳中，也可得到事實的大概情形。

這次台人民族自決運動的慘敗；是我們可以預料的事，同時日本極慘毒的對待台人；也是必有的現象。但是牠偉大的意義，並不在於暫時的成功或失敗。要知道牠在目前全世界殖民地革命怒濤中，要算強有力的一波！試看報紙上：印度、朝鮮、安南、南美，以及非洲的革命浪潮，是如何的都像海嘯般在洶湧澎湃着！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殖民地革命的成功，即是宣佈帝國主義的死刑！普遍的殖民地革命運動之勃興，是顯示着國際帝國主義的命運是危在旦夕，這是稍有思考力的沒有不承認的。所以台灣此次偉大的事變，也是表現出日本帝國主義，本身矛盾的不可調和！我國是各帝國主義的次殖民

地，特別是日本，無刻不在企圖侵略我們的！同胞們！我們要起來！同全世界弱小民族作堅密的聯合，消滅我們共同的敵人——國際帝國主義！尤其是要和台灣，朝鮮携手 打倒我們唯一的敵人——日本！

Nov. 19, 1930,

* 論 著 *

社會科學與文科

L 君

I 什麼是社會科學？

科學是什麼？概括的說，科學就是由諸現象中發現因果律的學問。自然科學，是在自然現象中發現出因果律來；社會科學就是要在社會現象中發現出因果律來。例如：日過後就是夜，但日並不是夜的果因，夜並不是日的果；因為他兩間沒有因果的關係；夜只是地球自轉的結果。但 H_2 與 O 相化合便會生出水來；我們餓了，吃些麵包就會飽。 H_2 與 O 相化合的現象，便是生出水來的因；使我們飽，便是吃麵包所生出來的果。但 H_2 與 O 相化合必然的會使他生出水的結果來，而吃麵包未必然就能使我們飽，假如餓的程度需兩磅麵包，而我只吃下半磅或少於半磅的時候，當然就不能生出飽的結果來。所以 H_2 與 O 相化合變成水的現象是有必然性的；而吃麵包生出飽來的效果的現象是沒有必然性的。甲乙二者間因果關係的必然性，便是‘律’。如物遇熱則漲，遇冷則縮，這就可叫作‘因果律’。社會科學的任務，便是從錯綜的社會現象中尋出因果律來。

驟然談起來，好像龐雜的社會够多麼雜亂無章呢！那有因果律之

可言！社會是由許多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構成的，構成社會之許多個人，既各有各的自由意志來決定他的行為，那還有什麼因果律呢？其實不然，社會上的各個人固然由他的自由意志來決定他的行為，但這種要受自然與社會環境的種種限制的。例如：近來太原屢被中央飛機投擲炸彈，當地居民有他們的自由意志可以決定，還是爭向院中看飛機呢？還是要逃到地洞裏避險呢？我想除有特別精神的人外，一定不會靜等炸彈臨頭的。由此我們知道社會中的個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他只能在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容許的可能範圍內自由選擇。

社會雖然是由多數個人的意志，行為，感情構成的，但這樣構成的社會現象，也可以決定個人的行為。例如我們買賣一宗貨物，其價格決不能由買主或賣主個人來決定，一定要能合乎所謂當時的‘市價’才能成立交易，而‘市價’又是由於社會生產及消費的種種複雜關係所決定的。由這裡便看出社會現象並不是個人意志的表現，而個人的意志反不能不受社會現象的支配。

我們知道社會中的個人並不是絕對自由的，他的意志是受社會環境決定的，社會的‘因果律’，顯然是有法可求的了。例如自由競爭的結果，必然引起獨佔；列強侵略弱小民族，必然引起殖民地革命運動；中國改用金本位，必然使中國物價騰貴；外國商品侵入中國，必然使中國手工業破產；……諸如此類都是社會現象有因果的鐵證。

II 社會科學在現代的價值。

在原始社會，人民都是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社會之組織尚極簡單，并沒發生任何社會問題。當那時人實在算得上安居樂業，生活慾望只求飽食暖衣就夠了，並不需要向外擴張地盤或獨佔什麼權利；因為那時是土廣人稀，自然力的生產超過人類的需求，當然不會發生

互相侵佔和爭鬥的行爲，至於文化只有結繩記事的傳說，而發明有戰勝自然能力的自然科學，一定無此奢慾；尤其對於社會科學更不需要；在現代潮流下的社會則非可同日而語了；現在社會組織之複雜，真非人可思議，其矛盾和不合理，更非人所能夢想，自十七八世紀工業革命後，所謂物質文明的發達，由手工業一躍而爲機器工業，資本由商業資本然後發展爲工業資本，再進爲金融資本。結果造成資本主義的社會，自由競爭使資本集中，資本集中就引起了獨佔，資本主義國家佔領了世界主人翁的地位來剝削弱小民族（殖民地與次殖民地），使其商品盡量向外消售，獲得大量的資本，然後再向弱小民族投資，以操縱世界上的金融，侵佔多量的市場，以吸收弱小民族的脂肪，於是資本家愈發達，無產階級也愈擴張，換言之，資本愈操于少數人之手，而無產階級愈多，幸福遂爲一二人所獨享。利益遂爲一二人所專有，多數人之命脈，全握於一二之手，苟延殘喘尤難維持，何自由平等福利之可言！自然科學能爲人造福，然亦可爲人創禍，在這時代的自然科學，可說是罪惡萬分的了！所謂物質文明，已成爲少人的專利品，不特不能與人造福謀利，反爲資本帝國主義者所利用以殺害多數人類；立在現代潮流下的社會上批評他，不特沒有絲毫價值，反成爲多數人類——被統治階級——的公敵！

現在社會制度的荒謬，實在已達極點，然而我們究該如何挽救呢？所謂萬能的自然科學，當然不是，第一段中已說過社會科學的任務；現在要醫社會的病症，一定要根據社會科學的原理原則才能找到對症的藥方，易言之，想找出社會的唯一出路，只有靠社會科學才能獲得光明的坦途，在現代社會中的社會科學，實在是未來社會的指導者，其價值也可想而知了。

Ⅲ ‘文科’ 生的出路及其對社會科學應負的使命

這裏所說的‘文科’當然是指在中國一般中等學校以上的分科而言，普通的學校大概分為‘文’‘理’科，‘理科’包含的是自然科學，‘文科’範圍之內約可分為文學與社會科學，現在說到文科生的出路，當然不會出乎這兩途的。

文學在現代社會上，也有他的相當價值，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但現在社會所急需的並不是牠，而是一般人間所不注意的社會科學。牠的價值前面已經說過，不必我再來誇飾。可是在中國一般人因為迷信自然科學萬能的原故，忘却了自己已成為任人割的魚肉，而忽視了社會科學的偉大。前面已說過自然科學已成為統治階級壓窄被統治階級的武器，已成為少數人的專利品；我們要想改造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只有靠社會科學的能力才能解決；想繼續發展自然科學的萬能，也必須在整個的社會制度改正後，才能謀得多數人的利益和幸福。這才是自然科學對人類有最大供獻的時期。總之，在社會科學未發達前，社會上不能解決的矛盾現象實在太多，如只恃自然科學來推進社會的進化，一定會走上不合理的畸形社會——如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只有靠社會科學的發達造出合理的準則來，才不致使整個的社會克入歧途，陷多數人類於水火之中。

現在我們在文科的學生，既知道我們的出路在社會科學方面至少也有一半，何況社會科學對現社會的需求又是那麼重要！我們應當對牠負着怎樣的使命呢？現在牠仍在極幼稚的時代，自經人類的智慧將牠組織成爲一種科學，至多不過二百年長久，所以還等候我們闡明光大牠呢！假設得不到很好的養育，很難盡量發揮牠的能力，甚或生出缺陷病或被統治階級所利用的危險來，所以在二十世紀的人們，尤其

是在文科的學生們；我們應當盡力的研究牠，以糾正社會上的一切錯誤，這才是我們對他應負的唯一使命！實在也是我們文科學生最偉大的一條出路！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加以否認的罷！

編者按：本文最後尚有一段附論社會科學之大別，及研究方法，因非本題所能包括，并且本刊編幅有限，不能全登，割愛從刪。尚務作者，讀者，原諒！

科學的厄運

H 君

(一)科學的任務和價值

這裏的科學，是狹意的專指着自然科學。牠的任務是在茫茫錯雜的自然界內，去發現各種現象間相關聯的必然性；即所謂‘因果關係的法則’。人類自從把握着牠以後，纔開始正確的理解自然的神秘。從而漸漸解脫掉‘自然奴隸’的地位，進而征服並利用了自然的能力。

試看二十世紀所有的文明，和人類一切的幸福，那一樣不是科學所賜與的。從前，人們備受自然的摧殘和威嚇，如雷電的襲擊，雨水的泛濫，以及風雹的威脅；而不能理解其偉大的力量所由來。幻想着一定有偉大的人格如上帝，風伯，雨師，雷公，火神等，在自然的背後，執行他自己的意志，而支配整個的宇宙。因之不得不屈服，崇拜，搖尾乞憐於大自然之前。各種宗教神靈。就因此存在人們的腦海裏。但是自從科學發達後，人們不但日漸破除了對於自然無知的迷信，並且支配，利用了自然，如昔日令人退避三舍的電，現在却被拿來製成電燈電話電車電扇等一切用具，很忠順的服侍人類了。從前認為不可侵犯的水火，現在却被製成蒸汽，替人類生產一切的財富了。甚至人類現在所享受的一切物質的便利與幸福，也莫不是以科學征服自然

的結果。因此誰也承認：科學是人類進化的基本基礎，是人類幸福的泉源。

(二)科學之被惡用

但是科學不是單獨可以存在，並且其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牠的善惡，完全決定於被用之當否。如上邊所說，科學好像真是人類的至寶；然而假使我們要就現在的事實觀察，的確！這科學反成了吃人的猛獸！和害人的蛇蝎了！

現在我們就舉幾個顯著的實例來看：一

(A) 間接的被惡用——我們知道現在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所有的一切，都在牠的支配之下，科學當然是不能例外的。就歷史上說：過去蒸氣機發明，在客觀上是人類最可慶賀的成功：因為這是生產工具的改進，藉此可用很少的勞動力獲得大量的財富。若是在‘以生產為目的’的社會裏，無疑的是於人類有莫大的利益！可是現在却是‘以利潤為目的’的社會，於是牠就被少數人惡用了——惡用去剝削大多數人了！因此在工業進步的國家內：有多量工人的失業，和手工業的破產；並且因為大量的生產量，和商品的相對剩餘；不得不找工業落後的國家，當作消費的市場；為要使被侵略的國家，長久當作市場起見，所以要盡量破壞牠的經濟組織，壓抑牠工業的發展！同時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互相爭奪市場的當兒，必然會發生殘酷的戰爭，人類空前之劫的歐洲大戰，就是這樣爆發的。

歐戰後各帝國主義國家為要填補大戰時的創傷，盡量實行所謂產業合理化 (Ration alization) 也有同樣的意義——主要的作用，就是改良機器，用較少數的工人，並且適用於工資低廉的童工女工，而生產出更多的商品；因此有更多數人失業了。總結本段的意思，可以說

科學是被接間的惡用了。

(B) 直接的被惡用——現在是資本主義的最高也是最後的階段，牠的一切矛盾，都必須戰爭來解決，所以現在科學的直接被惡用，越發顯明。目下科學家的任務，可以說完全是替資本案製造軍用品，工程師們終日努力於戰艦，飛機，坦克車，槍械的製造。法美各國化學家有特被政府津貼，專致力於研究毒瓦斯，炸藥等毒品，如何能最毒烈，以求殺人最毒辣的手段！這種事實，都是鐵一樣的，人人所慣聞熟見的事實，用不着多講。

(三) 對於科學應有的態度

根據如上第二段所說，科學簡直是殺人的工具，因此所謂‘印度的革命家’甘地，就根本反對科學，不接受科學給與人類的一切物質文明。這，毫無疑義的是在反進化的開例車。要知道這並不是科學本身的罪惡。還有人因此謾罵科家是創造罪惡的造意犯，這也是同樣的陷於極端錯誤了；因為真正的罪惡根源，完全在於目下不合理的經濟制度；科學及科學家的本身均無所謂善與惡，所以我們只可以說，這是科學的厄運，這是社會制度生出來的罪惡。

要想把科學的價值發揮出來，而把牠從被惡用的地位解放了；只有使牠脫離罪惡的現社會，然後真的有益人生科學才會實現。但是充滿罪惡的現社會仍然深溝高壘的在保障着牠的將近沒落的殘勢力；所以我們只有趨除牠的障礙，實現牠的真價值，科學才能變為全人類有益的東西。

Oct. 12, 1936.

兩種簡單無線電話收音機的作法

楊宏謀

無線電話是近幾十年新發明的一件交通上娛樂上的利器，在歐美

各國都已經非常發達，在中國現在也已經有二三十個無線電台了；每日放送些新聞戲劇之類，對於人們的福利上增進了不少。

但是要聽這些音樂，必須要用一部收音機；各種的收音機的作法各各不同，所能收到的範圍也因之各異；較簡的收音機，在歐美日本各國，都是一般中學生所愛做的，他們在課餘的時候就拿牠來消遣。

現在就將這兩種比較簡單的收音機的作法及用品分別寫在下面，以供諸位同學研究的參考；誤認之處，尚希指教。

一、礦石式的收音機

這一種是無線電話收音機中最簡單，經濟，而易做的一種，牠在北平廣播無線電台這樣大的電力放送之下，可以收聽三十里遠近，這樣一具收音機——耳機天地線不在內——只須兩塊錢左右，所以這種收音機是非常盛行的，用品及作法如下：

1. 材料：

A. 木板一塊，長約四寸半，寬約四寸，厚約一分半，在此板之四角各釘一高一寸之木柱，將木板架起，使成桌形。

B. 礦石檢波器一付（俗名礦石架子）

C. 礦石一塊，（或以藥舖所售之自然銅打碎檢出試其可用者用之）。

D. 調整器一（Tuning）

E. 結線釘十枚，擋子二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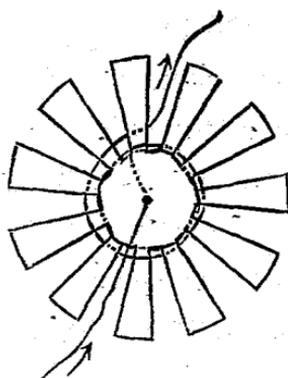
F. 二十六號二重絲之導線二十五碼，及繞線圈中之隔電紙板一塊。

G. 耳機釘四枚，

2. 裝按法：

A. 繞導線圈；導線圈之式樣甚多，但是以這種為自做最易，即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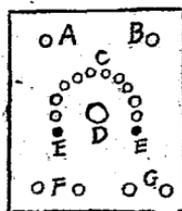
圖中所示，以導線穿過紙板之各縫，而盤於紙板之上；如此繞五碼後，所餘二十碼，每繞上二碼留一二寸長之綫套，以便結于結綫釘上；綫圈之兩頭，各留一長半尺之綫頭，以備結於他處之用。



纏繞綫圈時之形勢：

B. 配裝木板：將前述桌形木板，如圖所示鑽孔；其孔之大小，須恰能容所裝按之物，又調整器與結綫釘，及礦石檢波器之距離皆須使之適宜，觀實物自能明白不必贅述也，鑽孔後即可將各物裝按於木板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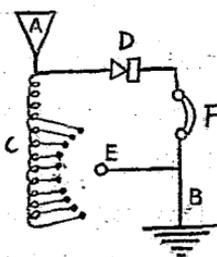
A, B, F: 耳機釘，接天地線及耳機之用。



C: 結綫釘。
D: 調整器。

E: 檔子。 G: 礦石檢波器。

C. 聯結導線：將綫圈上之九個綫套及最後之一綫頭結於十個結綫釘之上；其他各綫之結聯法如圖；但每個所結之綫頭，皆須用小力或砂紙磨擦，使之露出金屬光澤，並且結綫處之各螺旋必須用鉗子將其旋緊，否則易於不過電。



A: 天線。

B: 地線。

C: 線圈。

D: 礦石檢波器。

E: 調節器。

F: 耳機。

收音機既已做成則須裝置天地綫，以備收聽之用，天綫之式

樣甚多，如同各種的架空綫，皆甚繁雜，且若用木杆等物時更不經濟

，若架空線過短過底，則不能收良好之效果，此外有一簡便之法，即以絕緣之導線——如電鈴線等——纏繞於電燈線之上，約六七尺，一端使不接觸於什物，他端結於收音機之結天線處，此法亦可得圓滿之結果，地線可利用自來水管，即以導線一端聯於自來水管上（注意：結果處須使之過電）他端聯於收音機之結地線處，若不易於自來水管之上，亦可以金屬板棒之類埋於濕地中，以代自來水管。

收聽之法即以天線地線，耳機，皆結於收音機之上，將礦石置檢波器之碗中，以檢波器之針觸於礦石之上之一部，而旋調節器，使觸於各結線釘，同時聽耳機中有無音樂戲劇之聲（須在放送時間以內試之），若無，將檢波器之針再移觸於他一處，再旋調節器使觸於各結線釘以聽之，若有，則旋轉調節器，最後得一聲音最大之處，即停於此；再使檢波器之針觸於礦石之各部，亦停於一聲音最大之處，即以此樣式聽之可也（未完）

推扯擴大器與周數倍增器 (Push-pull

aplifier and Frequency doubler) 陳厚封

近世普通真空管之板極電流與格極電壓所成之圖形皆如積分號形（圖一），A 為變曲之中心點，所截曲線上下二端呈對稱狀。設將格極之固定電壓置於與 A 相當之 C 點而送入格極交流電之對稱波動據此點顫變，則在 A 點之板極電流因 A 點上下曲線對稱，故亦為對稱的顫動電流，與送入格極者，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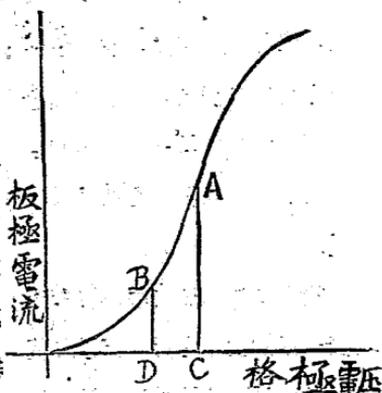


圖 1

。因是，擴大之聲音與原者同，不生絲毫之擾亂。然此種情形，頗不易得。故今再將格極之固定電壓置於與B相當之D點，則板極電流之顫動非對稱的，一方長尖，一方短禿。並夾有2次諧音 (Second harmonic)，如B點與A點相差愈遠，則此倍音 (Overtone) 愈顯，此事與無線電話，頗有關係。其所聽者，為原音；(fundamental frequency term) 之二倍，非真實之音調也。

今有一法，不求A點而得真實之擴大，即用推扯擴大器 (Push-pull amplifiers) 也。其理與周數倍增器相近，故可相提並論。

二等式之真空管，R.R.，以同一之“C”“B”電池各動作 (Operate) 之。由初線圈P傳來電流送入各真空管之格極但所加之電動力為相反之相 (Phase) 如圖2，則一管板極發出之電動力亦與他管者之相，相反，兩者差180度。如外送 (Output) 線圈 M M' 若直連 (in series) 而順接 (bucking) 則為推扯擴大器；若直連而逆接，(boosting) 則為周數倍增器，皆如圖2。

圖3示推扯擴大與周數倍增之成因：(5)線為(2)(4)二板極電流相加自逆接而得，所形成之交流周數2倍於原者，用於倍增器。(3)(4)相差則成(6)線示周數同於原者；用於推扯擴大器。

茲再以方程式釋之如下：

板極電流之曲線可以

$$i = g e - m e^3 + \frac{S}{2},$$

表示之。其中 i 為板極電流強度； e 為格極電壓； g 為最大互導度 (mutual conductance)； S 為飽和電流強度； M 為真空管之特定常數。

不變電壓 c 加於格極使其動作點 (point of operation) 在圖3之B，假定周數 ω 之交流電流於變壓器之初線圈 P (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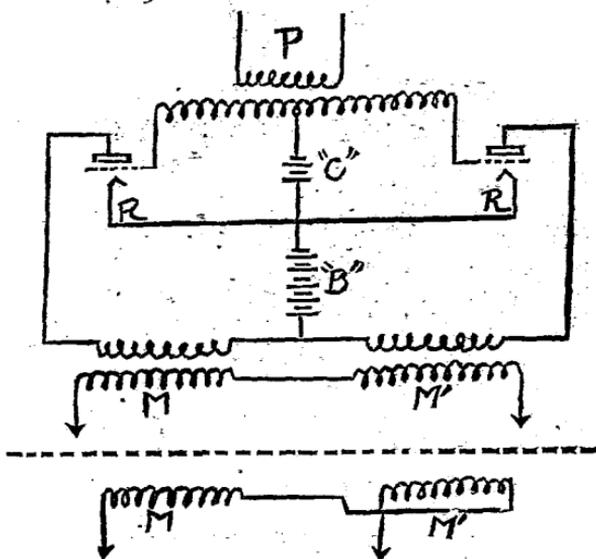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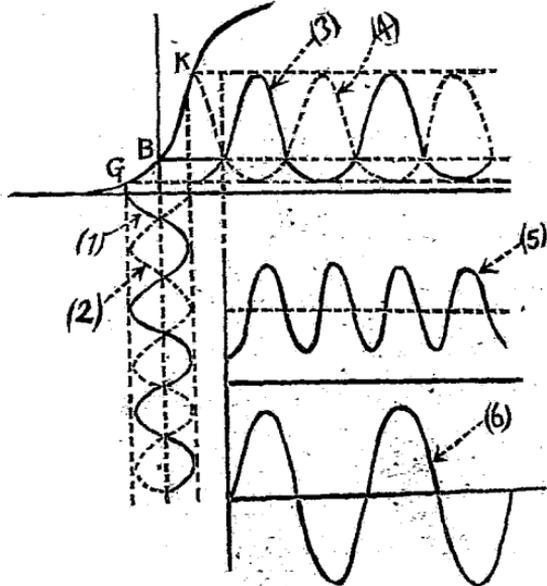


圖 3

一種交流電壓

$$a = A \sin \omega t$$

加於真空管之板極同時又一同力相反之交流電壓

$$-a = A \sin \omega t$$

加於他一管之格極，則二管格極之電壓各為

$$e_1 = c + a,$$

$$e_2 = c - a,$$

相當之板極電流 i_1 與 i_2 必為

$$i_1 = g e_1 - m e_2^3 + \frac{S}{2},$$

$$i_2 = g e_2 - m e_1^3 + \frac{S}{2}.$$

若 MM' 順接，則發出之電動力與二板極電流之差成正比例。

即：——

$$i_1 - i_2 = g(e_1 - e_2) - m(e_1^3 - e_2^3)$$

$$= 2ga - m(6c^2a + 2a^3)$$

$$= 2(g - 3c^2m)a - 2ma^3$$

$$= 2(g - 3c^2m)A \sin \omega t - 2mA^3 \sin^3 \omega t$$

$$= A \left[2(g - 3c^2m) - \frac{3A^2}{2} \right] \sin \omega t + \frac{mA^3}{2} \sin 3\omega t$$

上式表示推扯擴大器之動作其中含有原音與三倍周數項（後者較前者為小）並無二倍周數項。

若 MM' 逆接則發出之電動力與二板極電流之和為正比例。即

：——

$$i_1 + i_2 = g(e_1 + e_2) - m(e_1^3 + e_2^3) + S$$

$$= 2gc - m(2c^3 + 6ca^2) + S$$

$$= 2c(g - mc^2) + S - 6mca^2$$

$$= 2c(g - mc^2) + S - 6mcA^2 \sin^2 \omega t.$$

$$= [2c(g - mc^2) + S - 3mcA^2] + 3mcA^2 \cos 2\omega t.$$

上式表示周數倍增器之動作，含有於括弧內之常數項，與三倍周數項，若 $c=0$ 則是項之值為零即無倍增周數之作用。(完)

小提琴的構造與演奏 霍如棠

小提琴 (Violin) 是一種四弦琴，為現代西洋樂器中的女王。她的形狀既玲瓏，所發出來的音調，也非常奇妙悅耳，所以她在樂器中佔有很重要的位。愛好音樂的人，十有七八是喜歡親近她的。但是她的演奏法非常困難，最初步的練習，也不是在幾個月以內所能學到的，因之有許多人裹足不前，以致這種樂器在中國目前很難得普遍。但是她的高貴的價值，依然存在。她的確是音中之聖品樂中之女王。

小提琴的構造很簡單，至于她的奏法非常煩難，絕不是單靠筆墨所能形容，初學者必須去從一個專門提琴師，敬謹受教。現在我將她的構造與奏法，簡略的介紹給大家。

(一) 小提琴的構造，沒有鋼琴 (Piano) 那樣的複雜，也不像中國胡琴那樣的簡單，大概可分為十三部：

- 1, 面板 (Belly)：為弧弓形的琴面，旁邊有兩個音孔，形似 f，故普通也叫 f 孔。用松柏木製，材料以較輕者為上。
- 2, 底板 (Back) 構造與配合，一如面板，但無 f 孔。用楓木製，以堅實材料為上。
- 3, 圍板 (Ribs) 黏合面板與底板之側面板，楓木製。
- 4, 琴頸 (Neck) 連於琴體之頂，端為一獅頭形之捲軸，叫做琴首 (Head)，楓木製。
- 5, 按音板 (Fingerboard) 連於琴頸，琴弦拉於其上，用烏木

或梨木製。

- 6, 繫弦耳 (Pegs) 用以鬆緊琴弦，也用烏木製。
- 7, 繫弦板 (Loop) 用以繫弦，也用烏木製。
- 8, 琴橋 (Bridge) 用以支弦，用竹或木製。
- 9, 引音柱 (Sound-post) 及襯板 (Bass-bar) 爲琴體之內部，引音柱支於面板底板之間；襯板則墊於琴橋下，用松柏製。
- 10 琴弦 (Strings) 四根 皆用羊腸所製，名爲 E, A, D, G，惟 G 絃外包以銀絲或銅絲；但 E 絃因太細易斷，所以通常練習時，多用鋼絲代之。
- 11 弓 (Bow) 用烏木及 Pernambucoholz 木製，頂部曰 Point，下部爲 Nut，桿末以螺旋相連，用以鬆緊弓絃。
- 12 弓絃 (Hair) 爲白馬尾製，上擦以松香。

(三) 小提琴的奏法，先以小提琴的底部，緊置頸間，然後用左手的手指按之以定音，右手執弓拉之。可分四部來說明：

a, 身體的姿勢——身體的姿勢須豎直；雖有坐者究以站着爲好；身體的重量，落於左足，右足前伸約半步。

b, 提琴的方法——以左手執琴置於左頰下，琴身稍向右斜，且與地面平行。琴頸緊夾於大指次指之間，其餘四指按絃，手腕外曲近捲軸，肘則置琴身之下。

c, 持弓的方法——右手持了，靠近 Nut 間，大指在裏，次指中指無名指於外自然灣曲，緊捏弓桿，小指輕支弓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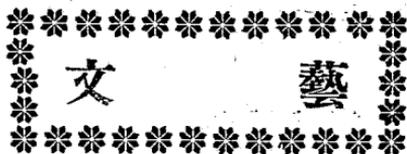
d, 發音與運弓——發音爲演奏提琴最重要的一部，我們想評定提琴演奏的好壞，須先考究她所發出的音如何。手指不按絃，是本來的原音，倒沒有什麼關係，而手指按在絃上就發出種種不同的音來。同

時因爲手指的地位和壓力，來定音的高低。（按絃時，手指宜曲，以指端按，否則發音不協）這叫做按法(Stopping)。按有七個位置(Position)須跟着樂譜去運動。必須於所按的音位十分正確十分合宜，然後所發出來的音才生出諧和來，否則便成爲一種似雞叫的噪音了。所以按法須十分留意。此外還有關於音色的，就是由按法的花巧和運弓的靈活，能使生出極優秀的音色。

其次就是運弓，運弓的方法是提琴演奏的靈魂。持弓的臂應當強而有力，從肩上直到指尖，要曲伸自如。運弓的好壞多在「頓音」(Staccato)和「貫音」(Legato)上，在樂段中可以試驗出來，若能奏得輕妙，清楚，堅實，便是好的運弓者。還有運弓時應當注意的，就是右肘不許抬高，上臂必須緊靠身旁，只使下臂運動。而腕(Wrist)的運動，也非常緊要，必須要有長時間的練習才能成功。

提琴所發的音花樣最多。有所謂 Unaccented appoggiatura, mordent, Turu, Tril 等等；還有所謂「跳了」(Salteto)的，是以弓跳躍奏絃；有叫「指撥」(Pizzicato)的，是以右手指代弓撥絃發音；有叫「減音器利用」(Use of mute)的，是用一種三叉形的東西，箝在琴橋上，以減輕音之震動的。

以上是關於提琴發音及運弓的方法，大概如此。至於實地去做，非常艱難，我們要想成一個提琴家(Violinist)，據有經驗的提琴教師說來，須自孩童時期學起，且須二十年的苦功。驟聽之似覺可怕，但是對她要有十分愛慕的人，二十年的苦功，也不算一回事。我想她對於我們心神上的安慰，較其他各種藝術，要深切的多！愛好提琴的同志們，愛好音樂的朋友們，艱難決不會擋住我們的愛潮，努力去幹，以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



別雅典女郎

拜倫作
良才譯

雅典女郎，在我們分手之前，
給我，請你把我的心退還給我！
或者，你徑把這久已離脫胸膛的心
繼續拿去，但請呀，一併連這整個的我！
在我遠走之前，你要聽我的誓語，
我的心肝，我愛你！

我愛你那彼絲絲愛琴海的輕颺
輕憐密愛過的蓬鬆之辮髮；
以及那眼皮，那黝黑的睫毛
吻着你那鮮艷醉人的柔頰；
還有那活像小鹿兒流睜的雙眸，
我的心肝，我愛你！

我愛你那我久已渴想嘗嘗的嘴唇；
用帶兒纏了又纏的婀娜腰支；
還有那些做過紀念的花朵
牠能說出所有唇舌不能說的藻句；
我還愛那由愛的變幻生出的歡快與傷感，

我的心肝，我愛你！

雅典女郎，我已走在即刻，
請想着我，當你在孤獨的時辰。
這樣，雖然我的肉體已飛往君士坦丁，
然而雅典呀，仍然捉着我的心與靈魂；
我對你的愛可會休止？不，永遠不能！
我的心肝，我愛你！

十一月二十三日偶譯

油 瓶

韋特孚

(一)

在S縣所管轄的有一個鄉村，是在山腳下。這裏面住着有一家人，幾間殘破的茅棚就算是他們的宿舍。他們的生活有吃，有喝，雖說不很好，但總不至於挨餓。

這是除夕的那一天，外而下了很大的濕雪。狂風不住的呼哮。溫和的太陽早被雲兒遮住。荒山已披上了白衣，流水因被冰結住，也停止了牠的歌曲。

就是這一天，他們家裏發生了一件很不好的預兆。當沒有吃中飯的時候，父親同許多小孩子在烤火，母親一個人在廚房作飯。

『爸爸，為什麼冬天的虱子咬人更痛呢？』一個年約五六歲的小孩在問

『那是因為天冷，牠格外往裏鑽咬的緣由。』

『為什麼天要下雪呢？』

『哦！不要說了，真麻煩人。再說我就把你丟到外面去！』父親

說着站了起來，走到牆腳下，拿起一根旱煙袋，裝上了煙，在吸着蹣着。正是這個時候，母親從廚房裏很快地跑到燒火的屋來。眼淚不住地往下掉，手裏還拿了一個沒有底子的油瓶。

『怎麼？怎麼？什麼一回事？——』父親現出很驚慌的樣子。
——『快說，快說。』

小孩子只是瞪眼睛，也不知起了什麼事。

『不是，不是，沒有什麼，』母親說：『不過這總是一件不好的事。』他退到後面椅子上坐倒。

『甚什麼事？說呀！』

『你坐下，我同你說，這總是一件不好的事呵！尤其是在今天，除夕。』

『到底是件什麼不好的事，你快說呀！真急人！』父親顯着不耐煩的神情坐下。

『今天，就是剛才，那就是說在我作中飯的時候，我正在倒油炒菜，忽然——。』

『忽然怎麼的！？』

『忽然油瓶底子掉了。』她又眼裏流着淚。

『什麼？油瓶底子掉了。那裏面的油呢？……不都丟了嗎？』

『油到不算什麼，不過，要知道，這是牠給我們一個警告，叫我們小心，說我們以後，那就是明年，一定有不順的事發生。』

『噯啊！這倒算件什麼事，你們婦人家都是大驚小怪的。』——父親顯出很不以為然的樣子，而且安慰着她說：『只要我們好好的作事，我想沒有人來惹我們的。』

『不過，這總是一件不順眼的事，尤其是在今天，除夕。』

『媽媽，油瓶底子怎麼會告訴我們話呢？』

『不要多說，我不告訴你們了嗎？再說話就把你們丟出去。』父親插嘴說。『讓你們去受凍去。』

破爛的茅屋，不，整個的家庭，經過了熱鬧的新年，寒冷的大雪，狂呼的暴風，現在又到春天了。栽秧的時候到了，一家子除掉一個小孩在家看門外，別的人都是出去忙。太陽溫和的照着，綠水仍舊慢慢的流着。碧綠的小山上也蓋着青氈子，大自然的美都又從新開始了。

在這樣的環繞中，不久，禿爽的田地，也點靱了青鬚鬚的秧苗，立刻就好看的多了。曲折的小路上，長了無數的小草，也更顯得別緻了。過去無人顧到的地方，現在也使人留戀了。

太陽照頂的時候，一家子都完全回去，看門的小孩子顯得特別的高興，歡呼着，在他們剛到門以前。

昨天的饅頭，騰湯水，就是他們今天的午飯。但是他們吃的都是非常有味，聚精會神的吃一個又一個。小孩子吃的特別有神，好像今天應該多吃一樣，因為作了點事情。父親吃着很得意，高興的說：

『今年年頭大概總不錯，天氣又好，秧栽的又順。』

『總够吃了我想。』過一回他又說：

『爸爸，怎麼熱了就不燒火了呢？』小孩子又在問

『傻東西，熱了爲什麼要燒火。』

『爸爸，你怎麼要長鬍子呢？』

『傻東西，不要多說話，好好的吃你的飯吧！長大了你自然就知道。』

全屋開始靜默起來，除了咀嚼饅頭的聲音，一點也聽不見別的什

變。

(二)

地球一天一天的旋轉，日光一天一天的變強。前些日子人們的黃金似的夢想，現在是快爲虛幻的了。

田裡的水一天比一天的變少，路上的小草也變的討厭了，深山的青氈子也變成殘淡的顏色了。大自然的一切都變得不舒暢，尤其是田裡的秧苗也快要枯死了。

過去很快活的小家庭裡，現在大大的着起急來。茅草屋子顯得好像比以前難看。正在下午二點鐘左右，整個的家庭一點聲音也沒有，小孩被大人說的一點也不敢動。父親只是坐着呆想發楞，母親也是顯着不安和煩惱的神情。這時全家好像埋葬在墳墓裏一樣。過去不幸的預兆，以及將來難測的命運都占據他們——尤其是母親——整個的腦子。

『天氣這嗎乾，真是十幾年都沒有過。』父親歎一口氣說：『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壞天氣。』

『我想這大概是油瓶警告我們的事實現了吧？』母親無精彩的發出話聲：『不然，怎樣會這樣乾呢？』

『也許吧？』他接着說：『或者不會，油瓶能有什麼警告呢？』

『是啊！油瓶怎麼會說話呢？』最小的一個小孩自言自語的說：

『我們不好的命運，大概就從此開始了，』她像一點氣力都沒有說了說着很廢勁樣。『將來我們怎樣過活呵！？』

『不要害怕，只要好好作工，一切都可化爲好的，』他又打起精神勉強地安慰着她說：在這時候，山頂一棵老樹上，落下一隻烏鴉，熱的張着嘴在叫。

『爸爸，烏鴉在叫哩！』小孩子剛一聽見便說：

『呵！是的，』他現出難堪的不安。『哎！這又是一個不好的預兆呵！天呀！真要命嗎？』

『哎！你不要這樣的發愁，假使要連下幾天雨，我想還是可以足收的。』

『不要作夢了吧，那裏有這樣的好事。』她又歎氣說：『這一大家人口，將來怎樣辦哪！我真沒有法子。』他急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不要着急，只要我們好好的作工，一切可以變好的。而且你這樣子身體也不好。』

又是半個多月過去，太陽的光簡直怕死人，就沒人敢同牠接觸。十幾年的記錄，都被今年打破了。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帶着荊棘的味道。

這樣熱的天氣，一個光着身子年約十四五歲的小孩，從遠遠的跑回來，累得喘吁吁地說：

『媽媽，我們田裏的秧，都乾死完了，田裏的水，早都晒沒有了。』

『真的嗎。』他說着嗚咽的哭將起來。

『有什麼辦法呢？哭也是沒有用呵！』

『啊；油瓶的警告實現了，我們的壞命運開始了。』他哭的很痛，『將來老主人向我們要租，我們拿什麼給他，官廳裏來要捐，我們怎樣能叫他走呢？哎！將來的生活怎麼辦哪！？』

『不要着急，慢慢才想別的法子。』他在無希望中，勉強說了這兩句話。

孩子們見這情景，也都不作聲。

憂慮和苦痛，終於使她病了。但是爲着生活，她還不能安安頓頓的在床上去靜養。早上起來就洗衣服，洗了一個多鐘頭，臉色都白完了，一點血色都沒有，幾呼都要暈過去了。她的丈夫時常勸她休息一回，停停再作，但是她總是不聽。

院子裏，不；空場裏只放了點舊剩餘的破爛的草，幾個小孩都光着身子在草上頑。母親在場旁邊收衣服，父親不住的在院子裏踱來踱去。

太陽的強光，好像不願離開這個地方似的，慢慢的掉下去了；接着就是通紅的晚霞，照着牆上都是發光，深深的山脚下，好像已經在着火似的；整個的天空，好像是蓋了一張紅紙。當這個時候，忽然從小路的盡頭，傳來一種很相識的聲音。

『這次我們怎樣對得起朋友！他催的這樣緊。』

『但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蘿蔔不能給自己坐呵！』

他知道是那兩個人——催課的人又來了。但是他有什麼辦法呢？一點東西都沒有。他臉急的通紅，一點神氣都沒有，他反覆的說：『油瓶的警告實現了，油瓶的警告實現了。——』

很相識的聲音，愈傳愈近，簡直就到面前來了。一對催課的人也顯着很難爲情的樣子，知道又是沒有希望，第一個很和平的說：

『老王這次又對不起了，主人硬叫我們來。』

『哦！你倆來了，請坐！』他裝不知道的樣子『那當然你倆也是沒有辦法。』

『兒子拿烟來，再拿一壺茶，快一點！』他又大聲的叫着。叫的聲音却有些不同從前一樣的確，他心裏是老在害怕，總覺得這次不給，總不能安安頓頓的使他們走了，結局，至少也要吵着。想到這

裏，不覺不自然的打了一個寒噤……

『你今天怎麼樣，能不能給一點？』第二個人不像野蠻的樣子，很從容的說：

老王這時想了一回覺得還是沒有辦法，只的慢慢的說：

『哦！對不起，最近我實在去想不起辦法來。』

『老王，我很願你，盡你的力量給我們一點帶回去吧？不然——』

『我是真沒有法子，一點也沒有。我只求你二位先生給我說好一點。』

『可是老王，我們也實在對不起，主人在我們臨走的時候同我們說了：「這次沒有錢沒有關係，不過要他允一個期，過期不給就要把田地收回來。再者，日期不能超過半個月。」那麼我們怎麼辦呢？老王，我們只得依照他的話了。』

第一個接着說：『你願意什麼時候還呢？』

老王更着急了，覺得這就是要他們全家的命。把田地收回去，明年怎樣辦呢？一時的暈亂，使他竟說不出話來。

『怎麼樣？老王，就是半個月吧？』

『能不能寬容幾天呢？因為我還要去找別的路子，不然我們全家在什麼地方住呢？』

『噯！老王，我們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他的命令，我們能反抗嗎？』

『假使你真要叫我們多允許日子，那你自己同他說好了。』第一個又接着說。一回他又轉過頭來同第二個說：

『媽的，催課真不是人作的事，跑路，挨罵，生氣。』

第二個只是點點頭。

『那麼好吧，就是半個月。』停一回他說：可是一點神氣也沒有，總還是顯着難過和乞求的樣子。

『記住！就是半個月。我們就走了。』

恐怖的現像又由他的臉上流露出來，他憂悶無力，幾呀連椅子都坐不住了。黑暗的前途，陰森的地獄都浮現在他的面前。

他耐不住，立刻離開院子，跑到外面去。月亮的光，照得很強，一切東西都看得非常清楚。從遠遠的那邊，可以看見模糊的疏柳，照着空氣流動的次序，搖着他的無名舞。路旁乾巴巴的小草呢？夜間已經得着露珠的洗潤，比在日間好的多了。

他慢慢的，無精打彩的經過了小路，繞過塘堤，走到一處寂靜的墳地裏來。墳的外面，生滿了塔似的枯樹，柏樹與墳地之間，又安置了許多小牌。他擇了一個較小的石碑坐下。

一切煩惱又湧進心頭，他靜靜的想：將來的生活怎麼辦呢就是這樣下去了嗎？眼看我們是沒有辦法還他的錢，就是允期半年恐怕也不成，何況只是半個月裏呢？可是，這也沒有什麼？我們一家怎麼能活下去呢？眼看，限期一轉眼就要到了。可惡的東西們，老主人，他們就是這樣的凶狠嗎？自家的糧食，堆得那麼多，而偏還要把我們迫死。他們怎麼這樣的凶惡呢！這就是他們所謂幾千年傳下來的道德嗎？這就是他們平日所說的仁義嗎？這就是他們所高唱的聖經嗎？……一時感情的衝動，不，理志的促使，使他奮勇起來。哦！一定被害的還不祇我一家，他的莊人多着呢？他們，大概也都是同我一樣吧？一定的，他們也不能逃出這個圈套。哦！他們就是這樣的凶惡嗎？他們吃的糧食從那裡來的呢？還不是我們給他們儲蓄。我們為什麼要給他

課呢？爲什麼不給他課他就用這種手段呢？他的地，但是他的地與他自己又有什麼用處呢？他自己可以耕種嗎？哦！哦！天不下雨，沒有收成，難道也怪我們嗎？唉！我們不能這樣糊塗的被他踏死下去！——他想到這裏，越想越難過。

站起來慢慢的繞着墳墓的周圍旋轉，忽然聽見，在他的後面又發出一種脚步聲。他回頭一看，見是一個人也是垂着頭，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一時他認不出是誰，他想了一回。看那人只是對他呆看。但是到底不知他是誰個，那人就平靜的說：

『老王，你也在這嗎？』

他聽了聲音才知道是隔山的鄰家趙大。

『哦！你怎樣也來了，趙大。』

『因爲在家裏着急，所以走出來看看，剛才將走到那塘口，不自覺的却又轉到這裏來了。』——趙大接着發出訊問：『你在這幹嗎？』

『我也是出來玩一玩，因爲心裏有點事，一時悶不開。你想，哦！老主人真惡。』

『怎樣？你也罵起老主人來，真奇怪，你不是說他很好嗎？』

『哦！……你不知道，我們一家子命都要被他逼死了。半月以內，他就要叫我們搬家，但是……我們搬到什麼地方呢？什麼地方是我們窮人的住處呢？這個壞年頭，這個害人的惡鬼！』

『怎樣！你也是這樣嗎？哦喲！我們都是一樣呵！今天來了兩個催課的，硬逼着要充許半個月還清，不然，地屋完全收回去。』

『啊呀！真沒有想到你也是這樣。眼看眼看，我們馬上就要完了』

『但是我們能就這樣等着死嗎？我覺得這是太可憐了，並且也太

懦弱了。』——趙大說完這話，聲音放低下去：『老王！你聽說我們這裡有人在成立什麼「會」嗎？說是幫助我們農人的呢。我是加入了，你若願意，我就替你介紹。』

『這樣好，只要能使老主人不叫我們搬家，我至少是你一個助手。』

倆個人靜默了一會，月亮已經下沉，石碑上也是弄落了露珠，草地上更成了水地，兩個人的鞋子都濕了。趙大立起身來說：

『天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好，我們走吧。我的朋友，願你多找點助手。』

說完了這上面話，他倆各自轉回家去。

四

通紅的太陽，照到一個山腳底下的茅草棚子裡，然而却更顯得這一家非常的悲哀。兩個穿灰衣的丘八由小路繞着山坡一直來到這家，全家人都還沒有起床，他們即上前拍門。

『開門，開門，有公事。』一個兵說。

『有什麼公事？』老王懶懶的來來。『又有什麼捐？我們這可沒有錢了。』說着說着就把門開開了。

另一個兵士說：『縣官叫我們來「傳」你，不知爲了什麼事？』

『來「傳」我？——爲什麼呢？』

『什麼？來傳他？他犯了什麼罪？』老王的妻子聽說要「傳」老王，趕快從床上跳下，抓住兵士就問。

『我們也不知爲了什麼，大概是有點嫌疑吧？』

『什麼嫌疑？我有什麼嫌疑？』老王着急的說。

『不要多問，我們要走了。』——一個兵士說。

『要放漂亮一點就不用繩子，要裝洋，我們可不客氣。』——月一個兵士也發出聲音。

『怎麼？你們真要把他帶走嗎？不行，不行。』——她上前去攔住，『我們一家都指望他一人哩，請你們發發慈悲心，作作好事吧。』她哭着在哀求。

『不行，不行。事情是這樣，』一個兵士說了，拉着就走。

不行，不行，』她仍舊是叫着哭着，向前去攔阻。

『你不要這樣，兩天我就回來了。』老王安慰着她說。『願你好好的在家看孩子。』

兩個穿灰色衣服的兵士，帶着一個鄉下人愈走愈遠了，但是她老是在後面看着，一直看到看不見為止。

她哀哀的哭，覺得油瓶的警告實現了。她害怕，非常害怕，甚至打慄。小孩子們也停止了玩耍。亂草仍舊在堆着。強烈的日光仍舊在照着。

母親拉着小孩，親熱的說：『乖乖，你的父親去坐監去了，後天才能回來，我們現在吃什麼呢？我的小寶寶。』——停了一回，接着又說，『乖乖，你們長大都要替你們的父親復仇，你知道，你的父親受多大的侮辱啊！假使要生出什麼意外，我們就要餓死了，乖乖，你知道，我們就要餓死了！』

大些的孩子，聽見了母親的話，眼裏都流淚。那位五六歲的小孩却想來似的發問。

『媽媽，爸爸到那去？』

『哦！孩子，你爸爸進城去了，一兩天就回來。』母親安慰的說。

兩天四十八點鐘的時間都過去了；這是在第三天的清早，母親急的睡不着，走到竹籬的根前坐下。覺得爲什麼現在還不回來呢？一時她臉急得蒼白，知道一定是不好了，現在還沒有回來，兩天都過去了。並且一想到好好的油瓶底子怎變會弄掉呢？在那天，除夕，新年的前一日，她更不自主地大哭起來，抱着身邊的小孩子說：

『你的父親，一定生出意外了，不然怎麼還不回來呢？兩天已經過去了。——乖乖，我們的日子怎麼過啊？吃什麼呢？誰去問你的父親呢？啊呀！乖乖，怎麼辦嘍！』她說到這裏，忽然聽見有人聲，她抬起頭來一看，見是趙大的女人——張媽，於是就請她坐。張媽臉色也是很難看。彼此談了一回，才知道却是事前得信，早一天才逃走的。接着張媽眼淚也流出來說：

『你知道嗎？我剛才聽前幾天那個催課的人說：他們老爺看小報登着——『縣政府，昨日實行越監，經守兵開槍追擊，打死好多新送來的罪人。』老王的女人聽了這話，又想起以前油瓶的事，忍不住痛哭，惹得小孩子們和張媽也都大哭起來。

滿院的哭聲，震動的老遠都聽得見。一切的悲哀，似乎已占據了整個的宇宙了。

A Moment's Recollection 范繼增

(I)

Treading on the path of life, every looking-back will let us feel somewhat regretful. But, whenever we lie alone in a sleepless night, when deep sleep calleth upon man, we often get from the regret some unutterable consolations which none but those who has experienced it can imagine.

One day,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was going about to rise, I took a walk along a purling brook whose banks were wholly covered with wild flowers. Piles of golden cloud, peering about the horizon, formed a fairy-land just where, I fancy, one should meet a charming girl. On the tops of several lofty trees, there assembled crowds of crows whose noisy sound broke the surrounding tranquillity. Scattering cottages, with the whirling smoke above their roofs, peeping out from a fore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rook. On the glassy surface of the brook there were a new-married couple of snowy ducks, swimming comfortably side by side with such a proud air as to mock the bechelor and maiden.

While thus mulling among the charms of Nature, I perceived a girlish quaver floating from a distance in such a sweet tune.

Lo! Among the minstrelsy of birds,

There comes Spring with flowers, her maids,

Dare not the winter face appear,

All the Nature is covered with cheer.

Oh! Where are you now, my dear.

See, yonder willow dancing in golden dress,

Where's the place for young lovers kiss.

Nearer and nearer came the song until there suddenly turned up a girl with a full basket of blossoms, whose lovely figure at once called to mind a scene of "Romance" that happened nine years ago. Of course, it worth not a laugh in the eye of the old, but it is heavy enough for a tender heart to burden. Rather than a piece of Romance I would say it was an overflow of the inner expressions of innocent children. And I shall never forget it.

It was near autumnal festival when our family removed from an old mansion in the town, which had been handed down from our forefathers, to a new abode in the country. As our old mansion had been occupied by the army, that we could not but take shelter in the country. But children not pay the least attention to worldly cares, they only find amusement in the changing of life. I lived, therefore, more happy than before. Besides a great deal of natural companions that I never had in the town — birds, squirrels and flowers — I also had a whole volume of children to play

with in the neighbor hood. Now I felt, however, such a state of mind as every thing anticipated that a good luck would befall on me.

One of my best companions was my dog Tiger, from the name we may guess what a gigantic figure he appeared. He was big enough to serve for a colt, but very tame. When standing, he nearly reach my shoulder. I often, throwing my arm round his neck, fought with him, but I was always defeated. Whenever had he struck me down on the ground, he should lick my face minutely which made me giggle and giggle until at last my strength were all exhausted.

As the weather became cooler and cooler, an unavoidable calamity came to me, because the pedagogue in our village had decided to open school next week when my father would let me play no longer. Whenever I thought of the authoritative voice of the pedagogue in the tone of menace or command, or the appalling sound of the birch as he urged some one to study, a chill ran down my back. However, I had not the boldness to utter a single murmur before my father's face, in spite of the unwillingness in bosom. Therefore when the day came I was urged by my father going to school with a long face like a prisoner on his way to the gallows.

One day, when I came back from school, I found no one was at home. Upon my inquiry, mother Ma, an old woman servant of seventy two who had come to our home in the time out of remember, told me that they all went to uncle Wang's to celebrate his birthday. "If you wish," continued she, "I will let Ma Loo sent you to."

Ma Loo, a man of good temper, was her son who was very kind to every one especially to me, as I had hitherto been put into his guardianship. He and his mother, living with us, rather resembled a member of our family than servants.

"Oh! yes, I wish mamma" returned I with a jump.

Then she helped me to dress. As I was curious to go, so I indeed, quite tired out her, making her bring me one new clothes after another before I could make up my mind what to wear. While she was dressing me, she said:

"You must be cautious, don't stain your clothes; otherwise you will be blamed by mistress."

I did not give ear to what she said, when dressed well, I went away with Ma Loo half running and jumping. As we were trooping along the the road, I had a full brain of sweet reveries. The pleasing sound of music seemed as if already wafting about my ear and the attracted smell of various dishes touching my nose, what merry sports I might

ot enjoy there with the children?

Wangs was one of the opulent families in our village. there were a great number of horses and mules and donkeys in the stables around which we might easily perceive piles of straw which looked like hills, the noise of ducks and geese could be heard half a mile off, unwieldy porkers, with troops of sucking pigs surrounding them, were grunting in their pens, the flail was busily resounding from morning to night. Any one who had made a visite on the prosperous family, must remember the vast barns, every window and crevice of whicht seemed bureting forth with the treasures of the farm. Besides a great deal of servents, the old man kept, withal many hangers-on of poor relatives.

On our arival being annaunced, I was warmly received by the ald man who took me by the hand and ushered me at once to my mather. All sorts of guests, from polite gentry down ts rustic-peasantry, were assembling there. Sports, revels, and music held by turns. Mutual greetings were mingled with langhters. All was now bustle and hubbub in fhe mansin, In short, the whole castle seemed entirely abandoned to riot.

It was toward evening when the revel gragually broke The guests of distance returned home one by one, only a few kindred relatives lingered behind, upon uncle wangs

persuasion, we determined to pass the night at his home.

In the evening, after supper, I found all the relatives were gossiping in a hall. Among them I observed a woman, who was generally addressed madam Chang by the servants talking with my mother in a melancholy air,

"Why you did not cry for help?" inquired my mother; "was there no policeman?"

"What? Cried for help?" exclaimed madam Hsueh; "you don't know how I was under the power of the bandits. I dared not even draw a heavy breath. As to policemen, they are no better than lookers-on. When my husband was carried away by the bandits, there was a police near at hand, who, looking on with a smile, seemed as if to enjoy the calamity."

As I was quite a stranger to what they said, then I ran out to join with a company of children playing under the moonlight.

"Oh! You are welcome Ho-Fang," one of the children said to me. "We are just at a loss about what to do. What, you think, is better for us to play? I have suggested many sorts which they all denied."

After a little hesitation, I said: "We may play the 'Wedding.' "

"Alright," they cried with one voice and a clapping

of hands.

As we found the bride wanting, another boy said he will call for Hui-Ku who may act the part of bride. After a while, he ushered an enamored girl here. She was a blooming lass not above nine, with a rosy cheek looked like one of the apples in uncle Wang's orchard. Her eyes were always rolling about like two big stars. Under a pretty nose there were a pair of ripe lips which were born for kiss.

"What makes you call for me?" uttered she, gazing all of us, with her lips half opened and a gentle heaving of bosom.

"Shall you play with us?" I was urged to say by some irresistible power. "What say you to be a bride?"

"No....." returned she with her head turned down and a blush spread over her cheeks.

I winked on the boy who had brought her, and said in a whisper that he should go to persuade her. With all his might, he still found she could not be prevailed upon. Now we could do nothing but booked at one another.

All the while she had never lifted up her eyes, but now and then send me a shy glance from under her long eyelash. And at length, as she found we were all silent, she left us and walked away.

We were all in a despair, and broke up the play involuntarily. But hence her charming figure held a boxed position in the very depth of my heart. And, Alas a scene of tragedy began. (未完)

 * 小朋友的園地 *

晨

鄭 變

快醒，快醒，

不要失掉了啊，

美麗的晨景，

看啊！

那五色的朝霞，浮在東方；

清朗的晨光，照滿地上；

更兼那翩翩的鴿子，空中飛翔；

白羽襯青天，越畫出晨光的朗爽。

聽啊！

唧唧的小鳥，唱出清脆的歌聲，

還有那草中哥哥的蛙鳴，

好像是爲她接拍爲她助興。

快醒，快醒，

不要失掉了啊；

美麗的晨景。

小圃辭工

劉世綸

我在小朋友園地裏工作了幾個月，其實並沒有十分用力去耕耘，所以園地裏的收穫是很有限的。也可以說是絲毫都沒有。這個我對於小朋友們很是抱歉！更加上我自己的園地，因為我經營旁鶩不知勤加灌溉的結果，也有些荒蕪的象徵了。在家暑假裏頭，得了一種教訓和經驗的警覺，知道舍却自己的園地，去芸人家的園地，時候還不會到，就是力量也够不上。故不能不趁早打算，免得人已兩誤，那就更對不起小朋友們了！

但是我要鄭重聲明的，我不是弱者，不是環境的征服者；我這次的辭工也不是像那些官僚或軍閥們的以退為進，或藉辭職而令人家來挽留取得某種條件作辭職的代價！實因在暑假中，我慈愛的父親，給我買了幾本有興味的新書，內中有一冊愛的教育和一冊續愛的教育。我讀了尤感覺着親切有味。愛的教育，對於一切任何的小朋友們，直可以作良好的導師和榜樣。我敢說讀了這書，不知道感動的，除非他是無知覺，或有神經病者！這書是上海開明書店在民國十五年初版（十九年十月）由夏丏尊先生從日本文翻譯出來的。夏先生序言說，曾流淚三日夜讀完這書；後來翻譯這書，或閱讀時，還時常的眼睛凝滯呢！並說不是悲哀的眼淚，而是慚愧或感激的眼淚。我的父親也極力稱道這書感人的深切。在他讀完這書以後，他曾一次買了不少的本數，分送給他的朋友，和他朋友的子弟。他是這樣熱烈的贊揚的正和他平日分贈朋友們的佛教經論一般。他是個信仰佛教而且實行修持的人，他對於他未信佛教前所酷愛的詩文等等，一切棄去，認為那些多屬“戲論”或“浮辭”然而對於這書，却十分稱贊，所以我也就用心誦讀；因此感覺到不少的作人良範，我父親並說這書的著者，為亞米

契斯。(Edmondo de Amicis) 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年。以後到一千九百零四年，已經是三百版了。各國都有譯本。在意大利學校的兒童讀物中間，這部書是最普通的，當這部書出版的時候，我們國內的學子，正全國一致的在那裏探頭幌腦的讀八股呢！又經過了五六十年，我們才拿他當新書讀，才知道作父親和作師長的取法。我想要不是夏先生三日夜的流淚，我們還照不到這輝煌燦爛的愛光呢，這真值得述來介紹給小朋友們，並作為小園——我——在園地裏，新植的花木，也就是我看了幾天園地，辭工的貢獻！

至於我辭工的原因，是為讀那本續愛的教育發動的。愛的教育在九歲乃至十三歲的小朋友當讀物為最相宜。但是在我們中國現在的社會和現代教育狀況下；請恕我唐突無禮的罪，恐怕得人人先讀幾遍反省反省才够得上做人的條件。

續愛的教育正是我們在中學生年齡時的朋友們，讀著最為相宜。我記得書中主人翁安利柯他的舅父白契曾說過下面的話：

『如果樹根向上生長，鳥住在水裏，魚住在空中將如何。』

他是論一般人，不知自己的身分，一味裝飾虛偽去冒充較高地位的人；我想為虛榮心所驅駛，而去竊不應得的虛譽，也是一類的卑怯者，譬如我在求學的年齡，却要管學校裏的閒事，什麼這個長哪，那個委員哪，以及小朋友園地裏的編撰者哪！真個照顧得來嗎？真個够程度嗎？仔細地一反省，真覺毛骨悚然，一己的功課，對付到勉強不留級，不革除，已經是神疲力竭，若再管其他的閒事，真正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了！再加上作事的疏忽，言語的失檢，無形中被人評論指摘，自己全不自覺，還興高采烈的祇去逞英雄豪傑。這和那水中的魚，硬想住在空間，未長全毛羽雛雀，拚命掙扎著學飛；有什麼

分別呢？結果自己的園地亂草蓬生，徒引旁觀者的齒冷而已！所以我決定從暑假起，屏除讀書，作人外的一切雜務。將來到能在社會服務的當兒，再努力一切，暫時先受著“涼血”“法弱者”——等的嘲罵或批評。也就此和小朋友們告別，我要整理我自己的園地去了！

good-by!



悼亡友陳君體元

王錫智

在這寒冷寂寞的夜中，來執着筆為你寫這篇悼文的時候，已經是你辭世的幾個月後了——實在我是忍耐不住了；因為我覺得同學除給你開一次追悼會之外，以後就好像把你沉到大海裏一般，早把你忘在九霄雲外去了，真使我傷心，愈覺得你可憐；並且聯想到自己與死者也是同樣的青年人，也有走上這條路的可能，那大家豈不是一樣的待我嗎！哦！傷心！……——每想起我們相處的時候，誰曾料到會有今晚我會來為你寫悼文呢？

晨霞朝露般的人生，生死原是很平凡的事，然如君這樣才學卓然，體力雄偉的竟不能長駐人間，是如何可痛心的呀！當你的噩耗傳來，我們全都遲疑着不能相信，直到你的老友貝君帶來你的哀音，我們才知道確然是離我們而長逝了；在你哀音未傳來的前幾日，我還在運動會會場內埋怨你不能來給班增些光榮，但是那時我還不知道你已經在病榻上轉側着哩，更那裏會知道你已是呻吟于頻死之際呢？

我們得到你的哀音之後，馬上就到法源寺去看你，這時我覺得你

一定不希望我們看你去的；一定怪我們在你生前爲什麼不看你，但是你那裏知道；在你辭世的前一天，我們想你這些天不來的原因，一定不是找“伍小姐”去看電影，就是找“蘇老媽媽”逛公園，但是，但是，已經看見你裝在很狹的四塊白木頭板子裡而了；我忽然想到我們相距只有一二尺，相隔只有寸厚的木板，可是我們的界限分的多清呀！因此我又連想到，你以後的活動也就只限於三尺長二尺寬的木匣子裏面了！

我們對你致敬你曉得嗎？以後聽到你的家人述說你的病況，以及你在病中所受的苦痛，並且說到在病中猶念念不忘你的師長，你的同學，真使我不忍的往下聽，後來又聽說你顧念到我，唉！我與你只是相處不到兩年的同學，却使你這樣繫念着看重你愛敬你的王錫智，但是，啊，不幸你會如此的毅然決然的離開我們了，真使我們覺着一件萬也想不到的事情。

體元！你是到天堂去了，而我確在地獄的人間，以前我們是形影不離，而今是天涯地角，兩處茫茫！生前種種的事績，愴然在目，而你已是隔世的人了！

我寫到這裏，不能盡我所想的往下寫，因爲我的筆已經發抖了，眼前發昏了，不知寫什麼是好，更不知道以上所塗的全說的是什麼，唉！我那裡是在寫悼文，簡直是夢想見你一次也好！

當我在這凄風苦夜寫完你的悼文時候，也正是聲聲雨滴陣陣凄風敲擊你慈母愛的心扉的時候！詞窮心長，無限悽涼，虔祝你在：

『天堂裏永遠的快樂』！

一九三〇，十，二十。

寫生三幅

Mr. X

上學期一個還是高一部二年級的同學，上課時他的座位却巧靠着西小院的玻璃窗前；那時正當春光大好，每逢上物理或數學時他總是把他的自制力失掉了，他怎樣也不能把他的耳朵掙起去接受台上發出來的聲音；那好像是極其自然似的，他把他的頭轉過來對準了丁香，牆頭的柳絲，蔚藍的天空和潮潤的地，忘了一切的去出神；這樣他就接着順手拿起鉛筆來把他所看見的草草的記下來。一學期告終暑假要放，他不得不去整理他的位子時，發覺了他所記下來的零零碎碎在位子裏團成一堆；他才恍然想起他這半年來的物理數學的成績便是這些破紙一堆，他不禁赧然的苦笑了。現在這位他已隨着大隊離開了這西小院了，他想起當時的情況，心中對於西小院的戀戀之情便如氾也似的湧上來；他為紀念他的西小院，便在他這一堆破紙裡揀出幾張可見人的，名之曰“寫生”貢獻於會刊以為補白之用。這種心情是傷感呢還是快樂，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不過總覺得這種心情很近於吊古了。

(一)雨晴的丁香院裏 (十九年五月五日)

昨夜急雨，今朝新晴；晨霧裏飄蕩着一些涼涼的春風；天空真好像是西洋美人哭過後的眼珠，那樣的玉藍潔淨。小院裏靜的好像是神仙世界，却有時也會聽見一兩聲黃鶯的流浪聲。春晴的陽光照得浴後的丁香，發出那樣只能意會的可愛的笑容，攝引人的心魂。密密層層的葉陰映在軟疏涼濕的土地上，特別明顯而好看。柳絲在院角探出頭來輕輕地隨風搖擺；就連雨過後的石階上有乾有濕的印痕也特別叫人裏感覺到一種高遠的慰快。宇宙間充分表示出了靜的美麗。只有在

這兩晴的春晨，人才真得享受着了人間所謂的美。

(二)一霎時的雲雨 (十九年五月七日)

小小的綠院裏，充滿了又熱又悶的氣味與形色；人悶得連氣也難於呼吸了；好像是鑽在了大炮筒裡，相信一定會要爆發了就在即刻。果然，萬里一色的藍天上忽然聚來了一塊黑雲，一陣兒就聽見丁香葉子上發出了洒洒的聲調，細碎的雨點撲喇喇的洒濕了塵埃。然而這是這樣的短促，我還沒來及計劃好了我該怎樣冒雨回家吃午飯時，才一兩分鐘的時光，黑影已飛得無影無踪，丁香花葉上已再聽不見那細碎的聲息就連落在塵埃上的雨點也不顯痕跡了。太陽光反越發顯得光亮。這樣一個急速而奇幻的變化，使我想起了這真像是一個妙人兒在甜蜜的聚談裏，只受了他一兩句不如意的話，便霎時哀容遮著了笑色；撲喇喇洒下了玉珠；立刻接着聽見了他幾句慌忙的求饒而完滿的安慰話後，就便又哭裏發出了嬌柔的笑聲；黑雲飛盡，天日重現。

(三)雨後春陰 (十九年五月? 日)

雨後春陰，活像一幅少女愁思的圖畫……………(以下的文字都撕得沒有了，他現在已喪失了他當時的心境，再不能把牠補齊了。不過他覺得就這一句話也已經很能表示出那時的景色與心情了。)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重錄。



賢明的一聰明的父母

俞平伯先生講稿

這是一個講演的主題，去年在師大附中講的。曾寫出一段，再一

看，滿不是這麼回事，就此丟開。這次所寫仍不愜意，寫寫耳。除掉主要的論旨以外，與當時口說完全是兩件事，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寫着有的，現在只刪聯一句：題目上只說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親的資格說話也。衛道君子見諒呢，雖未必，總之妥當一點。

略釋本題，對於子女，懂得怎樣負必須負的責任的父母是謂賢明，不想負不必負的責任的是謂聰明，是一是二，善讀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回分解」。

先想一個問題，親之於子（指未成年的子女）子之於親，其關係是相同與否？至少有點兒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決定下文的相當能力，下文於上文呼應而已。在此沿用舊稱，盡親之道是上文，曰慈，盡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無條件的，全體的，強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負責才合式，是生理的衝動，環境的包圍，是自由的意志，暫且都不管。總之，要想，你們若不負責，那麼，負責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女兒呢，作證婚介紹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條牽線的張家燻李家姆呢？我都想不通。第二，有負全責的必要與可能，我也想不到有什麼擔負不了的。決定人的一生活，不外先天的遺傳，後天的教育。遺傳固然未必盡是父母的責任，却不會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權半操諸師友，半屬諸家庭，而撰擇師友的機會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環境，他們亦未始沒有選擇的機會。第三，慈是一種公德，不但須對自己，自己的子女負責，還得對社會負責。留下一個不慚不恥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響未必小於在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在「君子自重」的牆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會應當強迫父母們嚴

守這不可不守，對於種族生存有重大意義的公德。

這麼看來，慈是很嚴肅的，決非隨隨便便溺愛之謂，而咱們這兒自來只教孝不教慈，只說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沒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以不慈的道理；只說不孝而後不慈，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後不孝，天下更無不是的兒女。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錯誤，不但是錯誤，而且是顛倒。

孝是不容易講的，說得不巧，有被看作洪水猛獸的危險。先與慈對照，孝是顯明地不含社會的強迫性。舉個老例，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弄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會羅織，決不能說舜有教唆的嫌疑。瞽瞍這個老頭兒，無論成才不成才，總應當由更老的老子娘去負責，舜即使聖得可以，孝得可觀，也恕不再來負教育瞽瞍的責任，他並沒有這可能。商均倒是他該管的。依區區之見，舜家庭間的糾紛，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搗亂，却是兒子不捋氣，以致錦繡江山，丈人傳給他的，被仇人的兒子生生搶走了，於舜可謂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們一樣。

社會的關係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說，也不是無條件的，這似乎有點重要。我一向有個偏見，以為一切感情都是後天的，壓根兒沒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於後天論，老想做，老做不成，這兒所談便是一例。普通所謂孝的根據，就是父母兒女之間有所謂天性。這個天性是神秘的，與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傳說的信念以外，誰也不能證明牠的存在。我們與其依靠這混元一氣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積銖累的後天的感情來建立親子的關係，更切實而妥貼。詳細的話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說感情生於後天，知恩報恩，我也贊成的。現在討論恩是什麼。

一般人以為父母對於子女，有所謂養育之恩，詳細說，十月懷胎，三年乳哺，這特別偏重母親一點。賦與生命既是恩，孩子呱呱墮地已經對母親，推之于父親負了若干還不清的債務，這雖不如天性之神秘，亦是一種先天的係屬了。說我們生後，上帝父親母親然後賦以生命，何等的不通！說要我感戴未生以前的恩，這非先天而何？若把生命看作一種禮物而賦予是厚的餽贈呢，那麼得考量所送禮物的價值。生命之價值與趣味恐怕是永久的玄學上的問題，要證明這個，不見得比證明天性的存在容易多少，也無從說起。親子的關係在此一點上，是天行的生物的，不是人爲的倫理的。把道德的觀念建築在這上面無有是處。

親子間的天性有無既難定，生命的單純賦與是恩是怨也難說，傳統的名分又正在沒落，孝以什麼存在呢？難怪君子人惴惴焉有世界末日之懼。他們忽略這真的核心，後天的感情。這種感情並非特別的，只是最普通不過的人情而已。可惜咱們親子的關係難得建築在純粹的人情上，只借着禮教的權威貼上金字的封條，不許碰牠，不許討論牠，一碰一講，大逆不道。可是「世衰道微」之日，頑皮的小子會不會想到不許碰，不許講，就是「空者控也，搜者走也」的一種暗示；否則爲什麼不許人碰牠，不許人討論牠。俗語說得好：『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鬼不驚。』

人都是情換情的，惟孝亦然。上已說過慈是上文，孝是下文，先慈後孝非先孝後慈，事實昭然不容駁辯。小孩初生不曾盡分毫之孝而父母未必等禮盡了孝道之後，方才慢條斯理不慌不忙地去撫育牠，便是佳例。所以孝不自生，應慈而起，儒家所謂報本反始，要能這麼解釋方好。父母無條件的盡其慈是施，子女有條件的盡其孝是報。這個報

施實在就是情換情，與一般的人情一點沒有什麼區別。水之冷熱飲者自知，報施相當亦是自然而然，並非錙銖計較，一五一十，親子間真算起什麼清帳來，這也不可誤會。

孝是慈的反應，既有種種不等的慈，自然地會有種種不等的孝，事實如此，沒法劃一的。一個人對於父母二人所盡的孝道有時候不盡同，這個人的與那個人的孝道亦不必盡同。真實的感情是複雜的，彈性的，千變萬化，而虛偽的名分禮教方是一個冰冷鐵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話又說回來，大概前人都把親子系屬看作先天的，所以定製一塊方方的蛋糕叫做孝；我們只承認有後天的感情，雖不「非孝」，却堅決地要打倒這二十四孝的譜法。

我的說孝實在未必巧，恐怕看到這裏，有人已經在破口大罵「撕做紙條兒」了。這真覺得歎然。他們或者正在這裏想：父母一不喜歡子女，子女馬上就有理由來造反；這成個甚麼世界！甚麼東西！這種「生地蠻嘔打兒」的口氣也實在可怕。可是等他們怒氣稍息以後，我請他們一想，後天的關係爲什麼如此不結實？先天的關係何以又如此結實？親之於子有四個時期：結孕，懷胎，哺乳，教育，分別考察之。結孕算是恩，不好意思罷！懷胎相因而至，也是沒法子的。她或者想保養自己的身體爲異日出風頭以至於效力國家的地步，未必純粹爲着血胞才謹守胎教。三年乳哺，一部分是生理的，一部分是環境的，較之以前階段有較多自由意志的成分了。至離乳以後，以至長大，這時期中，種種的教養，若不雜以功利觀念，的確是一種奢侈的明智之表現。這方才建設慈道的主幹，而成立子女異日對他們盡孝的條件。這裏掐指一算，結孕之恩不如懷胎，懷胎之恩不如哺乳，哺乳之恩不如教育。越是後天的，越是重要；越是先天的，越是沒關係。

慈之重要既如此，而自來只見有教孝的，什麼緣由呢？比較說來，慈順而易，孝逆而難。慈有母愛及庇護種族的傾向做背景——廣義的生理關係——而孝沒有；慈易而孝難。慈是施，對於子的愛憐有感覺的張本，孝是報，對於親之劬勞，往往憑記憶想像推論使之重現；慈順而孝逆。所以儒家的報本反始，慎終追遠論，決非完全沒有意義的。可是立意雖不錯，方法未必盡合。儒家的經典論語說到慈的地方已比孝少得多，難怪數傳以後就從對待的孝變成絕對的孝。地位愈高，標準愈刻，孝子的旌表愈見其多而中間大有「儒林外史」的匡超人，這總是事實罷。他們都不明白盡慈是教孝的惟一有效方法，却無條件地教起孝來，其結果是在真小人以外添了許多的偽君子。

慈雖無孝的張本，其本身却有比孝更重大的價值。中國的倫理，只要矯揉造作地裝成鞠躬盡瘁的孝子，決不想循人性的自然，養成溫和明哲的慈親，這於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有相當重大的關係。積弱之因，這未必不是一個。姑且用功利的計算法，社會上添了一個孝子，他自己總是君子留點儀型於後世，他的父母得到晚年的安享，用効至多如此而已；若社會上添一慈親，就可以直接充份造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方面致力於社會，一方又可以造就他的子女的子女，推之可至無窮。這仍然是上下文地位不同的原故。慈順而易，孝逆而難，這是事實；慈較孝有更遠大的影響，更重大的意義也是事實。難能未必一定可貴。

能够做夢也想不到「報」而慷慨地先「施」，能够明白盡其在我無求於人是一種趣味的享受，能够有一身做事一身當的氣概，做父母的如此存心是謂賢明，自然實際上除掉賢明的態度以外另有方法。我固然離賢明差得遠，小孩子將來要「現眼」，使衛道之君子拍手稱快，

浮一大白也難說；可是希望讀者不以人廢言。好話並不以說在壞人嘴裏而變壞。我不擁護自己，却要澈底擁護自己的論旨。

但同時不要忘記怎樣做個聰明的。兒女成立以後親之與子，由上文變成一付對聯——平等的竝立的關係。從前是負責時期，應當無所不爲；現在是卸責時期應當有所不爲。幹的太過分反而把成績毀却，正是所謂『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

慈道既盡卸責是當然，別無所謂冷淡。兒女們離開家庭到社會上去，已經不是赤子而是獨立的人。他們做的事還要我們來負責，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把太重的担子壓在肩頭，勢必至於自己摔交而担子**迸碎**，是謂兩傷。從親方言，兒女長大了，依然無限制無窮盡地去爲他們服務，未免太對不起自己。我們雖不曾夢想享受兒孫的福，却也未必樂意受兒孫的累。就子方言，老頭子動輒下諭單，發訓話，老太太則說長道短，也實在有點沒趣，即使他們確是孝子。特別是時代轉變，從親之令往往有所不能，果真是孝子反愈加爲難了。再退一步，即親方不嫌辛苦，子方不怕勞叨，也總歸是無取的；因爲沒有什麼真的意義。

看着實際的中國家庭，其情形却特別。教育時期，舊式的委之老師，新式交給學校，似乎都在省心。直到兒女長成以後，老子娘反而操起心來，最習見的，是爲兒孫積財，干預他們的戀愛與婚姻。這都是無益於己，或者有損於人的頑意見。二疏說：『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真真是名言，可是老輩裏能懂得而相信這個意思的有幾個。至于婚姻向來是以父母之命爲成立的條件的，更容得鬧成一團糟，這是人人所知的。他們確也有苦衷，大爺太不成，不得不讓以金銀鈔票，大姑娘太優不會挑選姑爺，老太爺老太太只好親身出

馬了。這是事實上的困難，却決不能推翻上述的論指，反在另一方面去證明牠。這完全是在當初負責時期不盡其責的原故，換言之，昨兒欠了些賢明，今兒想學聰明也不成了。教育完成以後，豈有不能涉世，更豈有不會結婚的。所以這困難決不成爲必須干涉到底的口實。

聰明人的特性，一是躲懶，一是知趣，聰明的父母亦然。躲懶就是有所不爲，說見上。知趣之重要殆不亞於躲懶。何謂知趣？吃虧的不找帳，賭輸的不撈本，施與的不望報。其理由不妨列舉。第一，父母總是老早成立了，暮年得子女的奉侍固可樂，不幸而不得，也正可以有自娛的機會，不責報別無甚要緊。不比慈是小孩子生存之一條件。第二，慈是父母自己的事，沒有責報的理由。第三，孝逆而難，責報是不容易的。這兩項上邊早已說過。第四，以功利混入感情，結果是感情沒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間鄙薄的氣象，最爲失算。試申說之。

假使慈當作一般的慈愛講，中國的家族，慈親多於孝子恐怕沒有問題的。以這麼多的慈親爲什麼得不到一般多的孝子呢？他們有的說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啦，有的說都是你們這班洪水猛獸幹的好事啦，其實都絲毫不得要領。在洪水猛獸們未生以前，很古很老的年頭，大概早已如此了，雖沒有統計表爲證。根本的原因，孝只是一種普通的感情，比起慈來有難易順逆之異，另外有一助因，就是混功利於感情。父母雖沒有絕對不慈的，（精神異常是例外）可是有絕對不望報的嗎？我很懷疑這百分數的成數，直覺上覺得不會得很大。所謂『養兒防老積穀防飢』，明顯地表現狹義的功利心。重男輕女也是一旁証，兒子勝於女兒之處，除掉接續香烟以外，大約就數榮宗耀祖了。若以純粹的慈愛爲立場，則對於男女爲什麼要歧視如此之甚呢？有了兒子，生

前小之得奉侍，大之得顯揚，身後還得血食，撫養他是很合算的。所持雖不甚狹，所欲亦復甚奢，宜有淳于棼之笑也。他們只知道明中佔便宜，却不覺得暗裏吃虧。一以功利爲心，真的慈愛都被功利的成分所攙雜，由攙雜而彷彿沒落了，本來可以喚起相當反應的情感，現在並此不能了。父責望于子太多，只覺子之不孝；子覺得父的責望如此之多，對於慈的意義反而懷疑起來。以功利妨感情，感情受傷而功利烏有，這是最可痛心的。雖不能說怎樣大錯而特錯，至少不是聰明的辦法呢。

聰明的父母，以純粹不雜功利的感情維繫親子的系屬，不失之於薄；以縝密的思考決定什麼該管什麼恕不，不失之於厚。在兒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積極的幫助，在他們成立以後最需要的是積極的不妨礙。他們需要什麼，我們就給他們什麼，這是聰明，這也是賢明。他們有了健全的人格，能够恰好地應付一切，不見得特別乖張地應付他們的父母，所以不言孝而孝自在。

澈搭題已經完了，讀者們早已覺得。賢明與聰明區別難分，是二而一的。聰明以賢明爲張本，而實在是進一步的賢明。天賦既盡心安慮得，在我如此，賢明即聰明也；報施兩忘，渾然如一，與人如此，賢明又即聰明也。聰明人就是老實人，頂聰明的人就是頂老實的人，實際上雖不必盡如此，的確應當是如此的。

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他們的所謂出路

鐘 鈞

“他們的所謂出路”，就是這次畢業生的出路，也就是“我們的出路”。這是編輯先生命令我來報告的；我那敢不遵。而且我又能借此在母校的會刊上，再續一段“未了緣”，當然更樂於從命了。

記得朱光潛先生曾說：（大概在中學生雜誌上）中國現在的教育，小學是中學的預備，中學是大學的預備，大學是“出”洋留學的預備。誠如編輯所言：這條路就是“出路”了。

這是“幸”還是“不幸”呢？可是我們底確走到預備“放洋”的一個階段了！我們底確也有大多數的同學考上堂堂的“大學”了！可是一就說所謂“放洋”的出路，還是渺茫得很，更談不到其他的奢望了。

不過，我們在這個時候——中學的階段已經告終，大學的時間尚未開始，對於已往的“故吾”，和未來的“新吾”不禁“計較”起來：在“中學”收穫了些什麼？是不是“今日回憶的悲哀，就是昨朝的歡快”？現在的“最高學府”一如世人所知，對於將入的環境怎樣應付？想讀書的想怎樣去讀？自己想學的學科，現在對於它，有了什麼“認識”？有什麼興趣？怎樣去研究？將來入大學以後，還想作什麼“社會上的活動，體育上的活動……等等的活動？……心中充滿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心情。

諸位同學在搖筆作文時常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想來，你們這種時候也快到了！

我曾在母校一部肄業三年，所以不免對於二部同學們的出路隔開一點；好在編輯先生一定另請高明去報告。茲將一部的諸位同學們暑假後所入的各大學各學系，分列於後：（將來也許有更動）

國立清華大學校

西洋文學系：武崇漢，邵會祺，張君川，施閔詰。

史地系：張繼會

國立師範大學校

國文學系：王正己，尤炳圻，高崇信。

英文學系：王永棠，呂遵憲，夏承楹，趙德先，劉泗。

私立輔仁大學校

英文學系：楊懋昭(?)李錫齡。

社會經濟系：吳士賢，李忠運。

國文學系：劉浩(?)

史學系：楊耀崙

錦縣交通大學校：王慶祚。

中央大學文學院：楊靈麟

其他：

李壽祺：哈爾濱中國銀行。

附中的現代史料

記者

花殘露晞的迎新大會

那天是十月十九日，下午兩點鐘在我們學校偏仄的小禮堂裏，開了一個盛大的迎新會。乃是校友會歡迎新校友的一種儀式；其實也是附中吃茶點看遊藝的唯一機會。

那天來的人似乎很不少，至少也要超過四百人，因為四百包的茶點都發完了，還是怨聲載道，並有某代表來向茶點主任要該班的茶點。其中以甲種會員最多，乙種丙種會員也不過二十人，來賓也佔一部份優勢位置。開會時，先由代理會長致開會詞，他說：這回歡迎新會

尤可喜的事，就是增加高級女校友；歡迎新會乃是“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其次就是校友會代表施權君的致歡迎詞，大意是希望這些新來的生力軍努力會務。再次就是新校友代表王世威君的答詞，大意是表示極願意來薰陶附中的「味」。第四項是發獎，發的是舊生戰勝的隊球錦標。其次是會計員報告流水賬。以後便是歡聲沸騰的餘興開始了，最終目的的茶點也散發了。

遊藝的開始是夏承楹君的口琴，記者並非鑑賞家，所以並不知到她的振波是溫色還是冷色，就知道奏完後却得了些同情的掌聲。獨唱有齊俊眉女士和賀繩寰張駱祥二男士，她們的潑刺而樂天底的或鎮靜而撫慰底的喉音，也得了不少的美慕的采聲。跳舞有林堃林嘉秀吳聯棣熊遐齡四女士的單人舞，和初中一年三班的四人舞，她們的舞姿也得到校友的愉快的視覺的評價，只可息了沒有伴奏。還有許多位校友的清唱，把會場暫時便成了華樂園，充滿了濃厚的聲音色，聽覺的消費也增加了幾倍。中間照綴着二年二班的談諧的魔術，使觀眾的精神為之一振。新劇有兩個，一個是三年二班的“慷慨”，是描寫青年學生的性底罪惡，劇情還很精巧，只是演得太渙散了！一個是高一部三的“最後五分鐘”。演得大體不錯，是本會最出色的一幕。到了六點鐘才散會。（聞）

* . . . * . . . *

「味」的表演——（一）新舊校友排球比賽

說實話，附中的排球，玩得確是漂亮，所以才敢說是附中的校技；而又經代理會長董絕對承認她是附中的「味」之一。所以才拿到迎新會裏表演，表演的代表是新校友和舊校友的男女同學中的佼佼者，是確實校技的承繼者；她們在十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在本校女生球場比

賽，網高七尺，場大八十方呎；由乙種會員劉子真先生任介紹人兼贊禮人，笛聲一起，她們就入了擁護附中的榮譽塔；她們的確是用十二分的熱誠，接受着附中最尊貴的財產；呵！我們祝福她們，願她們用完全的原物給她們未來的弟弟和妹妹們。在這快樂的比賽中，充滿了禮讓謙虛，第一局的結果是念一比十九，哥哥欺負弟弟，姊姊讓了妹妹。第二局的結果是念六比念四，舊校友再勝了！這次比賽，校友會破天荒作了一面三角錦標，就算是歸舊校友保存了。（聞）

（二）師大二十二週慶祝會附中排球表演

所謂之表演者，就是用他們的最好的技能，供獻於觀眾也。在師大二十二週紀念慶祝會裏，就請附中來表演校技——排球，自然是最好的技能。那天是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三時，一個雲雪滿佈的時間，在師大特設的球場，我們就分成甲乙二隊作比賽。他們的表演難到妙處，因為在這種寒不出手的空間，這遊藝興濃的時間，他們的技能已經是忘却了！所以在匆忙雜亂中就結束了！

* * * * *

姊姊妹妹的籃球表演

這事發生在十一月十四日師大二十二週紀念慶祝會裏，在師大籃球第一場；這也是附中表演之一，演員是女高一六人，初三年三班六人，名義是高中與初中的比賽，由甘智泉先生任評判；第一刻鐘女高一以較大的身力佔了上風，是七比四。妹妹總是好爭先，所以第二刻鐘是十比零初級大勝。第三刻鐘，初級又以十比〇戰勝，第四刻鐘，初等再以四比〇佔先。總結果是廿八比七，初級優勝。

附中的女子籃球，記得去年冬季曾經加入了平市體聯會冬季球類比賽，幾乎是全軍覆沒，幸而勝了春明，得到二分，未吃雞蛋；但是

已經飽嘗「壓底」的風味了；失敗的原因總不外練習過少。然而今年呢，選手迄至報名截止的前兩天還未選出，其成績更可想見了；固然運動的最終目的並不在得錦標，然而我們求身體強健的技能，務必要一年一年的進步，才符於提倡體育的真宗旨呢！雖然上屆選手已經走了四位，但新生中也頗不乏好手，只願你們用十分的能力，獻給你們的學校。（周）

* * * * *

應時產生的足球隊

附中的足球加入平體聯合會冬季球類比賽，已經有三年的歷史；成績並不算壞，總算是亞軍。今年的選手已經公布了：

“門守歐陽昌明是從前初中唯一的門守，他的經驗已經有了三年，曾經代表聯軍門守，經過燕大清華輔大諸強隊的猛攻。

左衛劉曾復是去年新進的選手，是現在附中後衛唯一人才。

右衛劉慶雯也是去年新進選手，他原來是右堅。

中堅夏承楣是四年來的老選手，從前他是左鋒，去年才改任中堅，現在的技術在附中後衛中首屈一指，是全隊的柱石，今任校隊隊長。

左輔李紹舫，右輔武名彥都是新選手。

左鋒熊大綱和右鋒黃維敬都是去年的新進選手。

右內鋒楊曙初是四年的老選手，他以氣長耐久見長。

中鋒貝瑀衡也是四年的老選手，他以靈巧博遞見長。

左內鋒楊德信，預備員王業俊，葛家翰，高振奎，譚蔭謙等全是新選手。

這次比賽在十一月廿二日開始，希望他們不要辜負了我們附中！（秦）

一鳴驚人的附中藝術

這是在師大紀念慶祝會底喧嚷雜亂的中間，附中將那久含未放的藝術之花開放了；她的香氣深入了觀衆的心室，他們在沉醉中已經深深的承認附中是萬能的，從此已經散下了希望的種子在他們鑑賞的田中；呵！附中，這是你的新財產呵！

這種機會是來得這樣的突然，附中是一個久棄的孤獨子，師大在這樣盛大的慶祝會裏，他願意他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快樂，附中是他的，是他的產物，所以就使附中也參加了這個盛大的慶祝會。那天是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時附中高級全體學生赴師大參加慶祝儀式，下午二時並且把附中的藝術供獻到慶祝遊藝會裏：

室外遊藝：

- (一) 女子籃球表演(見前)
- (二) 男子排球表演(見前)

室內遊藝：

- (一) 獨唱——是高一韻三張君駿祥的表演，他是醉心於西洋藝術的，他富於藝術的天才和深刻的鑑賞：在歐來的有聲電影的歌聲中，得到真實的學習，今日供獻給聽衆，得到高尚的贊賞；但是他的音波是濃色的，並不能使小同學了解；並且沒有鋼琴的伴奏云。
- (二) 單人舞——初級三年三班林嘉秀女士
- (三) 單人舞——初級二年三班林莖女士
- (四) 加爾斯登舞——女高一熊遐齡女士

以上三個跳舞是附中女子韻的代表藝術，以他們最精的天

才，天賦的身材，和諧的舞節，溫色的舞姿，承受觀眾榮譽的贊賞，這是使普遍底美的觀念，實現他們的鑑賞。

(五)新劇：“最後五分鐘！”——這是全會的最後一幕，是本校高一韻三年演的，范繼增君飾陳夫人凱林，賀繩寰君飾陳丹里，歐陽經君飾魯季留，由施權君導演；想不到得到這樣好的成績，因為第一他能壓下了全場的喧嘩聲，第二他能得到最高的采聲。這便是為附中藝術放一異光，使附中得到一個新的榮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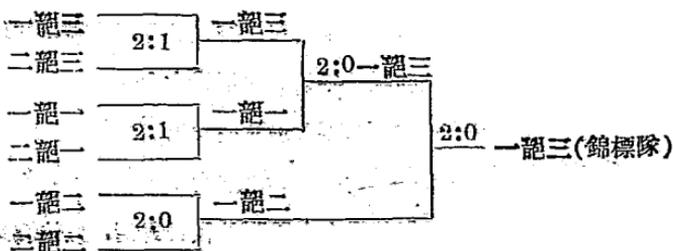
球類班級比賽

本學期之開始，即相繼舉行各種球類班級比賽，其種類分女子排球，男子排球，男子足球，男子籃球，女子籃球四項，除男子排球結束外，其餘皆在相繼比賽中，茲分述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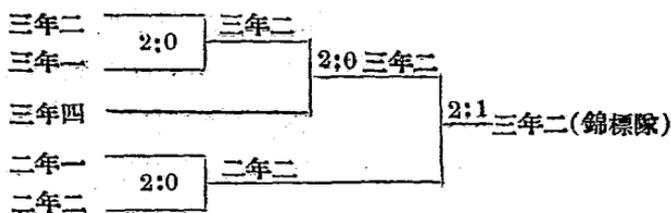
(A)女子排球：加入者僅初三年三班一隊加入，故未克舉行；然未知其為何故？不能成隊乎？無得錦標之希望乎？望切勿以錦標而失強健身體提倡體育之真旨焉！

(B)男子排球：加入者高級六隊，初級五隊，於上月已告結束，茲錄結果總表於下：

高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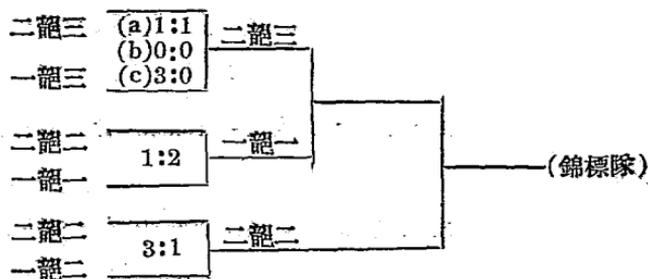


初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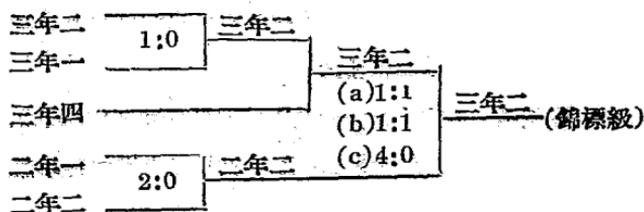


(C)男子足球: 加入者高級六隊, 初級五隊, 除初級已結束外, 高級尙待決賽, 茲列記錄表如下:

高級:



初級



(D)男子籃球 高級加入者六隊, 初級僅二隊云, 待足球結束後即可舉行云。

(E)女子籃球尙未結束, 結果不知。

校聞簡訊

(一)本校教職員籃球隊現已成立，曾與A B，三龍三，錦羊，銅刀四隊交鋒，皆遭失敗，然屢敗屢戰，現又約妥五星，二年二，二百五，一部二諸隊作友誼比賽，誠提倡體育之真精神也。

(二)本校今年排球預備隊曾自赴西郊，與華北高級冠軍燕京大學排球隊作一度友誼比賽，結果一比一，不分勝敗，誠乃華北二霸也。

(三)本校男女排球同志十八人曾於暑期中，成立一男女混合排球隊，握平城混合隊之霸權，其名爲黑貓云。

(四)本校有籃球健將王業和等組織一騎士藍球隊，曾兩次戰勝A B並敗綿羊云。

(五)本校高一新生，組織一男女混合排球隊，曾與黑貓隊戰成平局云。

(六)本屆高一女子部新生教室，裝飾精美頗引人一般人之注目，破附中未有之記錄，故清潔考查之成績已列甲等矣！

(七)本校最高班求教室清潔考之進步，故由該班事務股衛生委員定保護之法，爲每日設二人爲整潔維護員，負維持保護該班整潔之全責。該員由該班同學輪流担任云。

(八)本校唯一壁刊“堂哉堂哉”已經最高班自治會議決取消云。

(九)本校足球選手劉慶髮因事回故鄉，其缺已由顧兆泰遞補云。而本校騎士隊亦失一左手云。

最高班的花花絮絮

露透社專電

馮副司令榮任班民政府主席

最高班有位“仁兄”酷似馮副司令之面容與神態者，諸君其知之乎？

此公以其性格之溫文爾雅最得該班人士之愛戴，故於本屆自治會改選時以全票而當選為最高行政長官；當其宣誓就職時並即委徐婆為秘書長云云。記者嘆曰：不圖中州遭難敗走荒區之馮副司令，得其第二之我榮任附中最高班班民政府主席，如其知之，必當拭淚而笑，大呼“雖敗猶榮”也！（長耳翁）

班花咏市花

菊花為北平市之市花，日前宇衆先生集最高班諸子於一堂開菊花會，並出題曰“籬旁”，令諸子吟咏之。有F君者在年前當此班開選舉“敵班之花”會時，曾以卅票當選（按該時該班共卅人，F君所以能全得卅票者，蓋亦自投一票之故也）於此時閑題之下，忽有所思，因即拔筆立成絕句一首：

歎卿遲暮怨難伸，
籬下甘心絕世塵；
桃嬌李艷見粗俗，
淡裝疏影自清新。

當時該班有一某好事者，閱此佳作大為感動，因即於其末二句之下批云：“范卿既知此意，為何尚每日修眉刮鬚，塗脂沫粉，豈不比桃李更為粗俗？”全班悉知，一時為之哄然（多聞君）

法定海軍帽為制帽

某日姚主席召開班務會議，通過以海軍帽為正式制帽案，當即委定某二公為全權買辦云。想不久最高班將頭頂高帽傲傲然招搖過體操場，一顯其最高班之尊嚴云。（善知郎）

哼哈二將

荷萊塢之哼哈二將於本學期忽顯靈於最高班，着魔於某二位仁兄之身，以致於每日閒時，如諸君聽得最高班有破肚裂腸之笑聲時，則必為此二公正表演其絕妙佳技也。（瞎

扯先生)

此之所謂知音

於每星期二上午音樂教室中，歌聲婉轉餘音繞梁，適有在隔壁圖書館閱報者，必掩報凝神而聽。但此中更有甚者其唯最高班諸子乎！蓋每當是時，最高班某羣諸子，必排隊立於屏後，肅然敬聽，罔然忘其神之所在。某公見而嘆曰：“此真古之所謂知音之士也！”聞該羣以某 Monkey 及某實為正副甲必丹云。（多嘴公）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最高班隔壁為某小弟弟班，每當最高班上課時輒喧嚷不止，屢勸不聽，宇樂先生深不以為然。以故該班常有派代表往教務課申說之舉。然當最高班遇先生請假時，亦恒忘形喧嚷，隔壁亦深以為厭，故亦往教務課告狀，以是循環互訟，反反復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至今尚成為懸案云。（長舌卿）

附 錄

會 務 紀 要

事務會本期第一次會議議決事項（十月九日）

- 一、本會會長林嗣儒先生離校經評議部議決由事務會議推人代理，本會決議由董魯安先生暫行代理。
- 一、議決歡迎新校友事項由校友會全體幹事辦理。
- 一、推舉迎新會游藝徵求員二人。（當時推定施權郭良才）
- 一、此外得出佈告另行徵求游藝。

第二次事務會議議決事項 (十月十四日)

一、籌備迎新會事

- a. 時間：十月十九日下午一時起
- b. 費用：暫定茶點費為二十元，其超過預算之六元，由雜費內支出。此外如有特別應用時，亦可由雜費內暫支

第三次事務會議議決事項 (十一月十一日)

一、製定第十六期預算案：

- 一、議決以前校友會甲種會員所欠會費，應由其課業用品費內扣除。

校友會第十四期決算

(A) 收入	收前期結存洋	726.358元
	收甲種會員會費	257.2元
	收乙種會員會費	79.92元
	共	1063.478元
(B) 支出	付會刊部支第八期會刊付印費	50元
	付藝術部經常費	5元
	付歡迎新校友用費	12.13元
	付第八期會刊印刷費	71元
	付博物部第十三四經常費及補助費	20元
	付國樂組指導員薪金	8元
	付印會刊稿紙洋	6元
	付第九期會刊付印費	50元
	付會計買毛邊紙	0.1元
	付哲學部經常費	5元

付庶務領雜費	1元
付新年同樂會費	26元
付第九期會刊印刷費	80元
付會刊照像印片用費	1元
付算學部第十三期經常費	10元
付會刊部用郵費	0.6元
共	345.83元

(C) 結存	717.648元
{ 學校會計課 實存	384.563元
	333.08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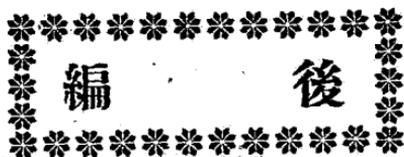
校友會第十五期決算案

(A) 收入	收前期結存洋	717.648元
	收甲種會員會費	230.8元
	收乙種會員會費	87.12元
	共	1035.566元
(B) 支出	付第十期會刊付印費	50元
	付校友會廣告費	0.8元
	付本會補助本校運動會費	120元
	付國樂組補助金	13元
	付全體幹事開票用餐費	3.25元
	付會計改刻圖章費	0.22元
	付第十期會刊印費	111.34元
	付會刊部買郵票及雜費	1.5元

付會刊部圖章及補刻校友會章	0.64元
付博物部經常費及補助費	10元
付庶務買鎖	0.5元
付算學部經常費	5元
付哲學部經常費	3元
付會刊部刻圖章	0.2元
付會刊第十一期會刊付印費	50元
付英文部經常費	1元
付會刊第十一期印刷費	29元
付社會科學部經常費	5元
付歡送畢業同學用費	25.6元
付庶務領雜費	2元
共	432.05

(C) 結存 603.518

學校會計課 384.563元
實存 218.955元



幾句報告的話

會刊第十二期本來在九月就該出來，可是本會的最高問題（會長問題）沒解決，羣龍無首，大家便只好束手坐視。而評議會偏一再延遲一直到十月才開成會，議定辦法。以後事務會議又幾經磋商，始決

請董先生出山，會長問題至是始得一解決，廢時已很不少，所以這期會刊直到今日始行付梓，實乃不得不然也！

最後一頁也已經校對完了，且利用這一片空白把關於會刊部的事略略報告一下：（一）小朋友園地欄主任劉世綸君也不知爲什麼，忽然變了掛不幹了；所以會刊部議決，改聘二年二班韋德富君擔任此職，我們相信韋君定能將小朋友的園地耕耘的“五穀豐登”了的。（二）在上學期告終的時候，我們便就約好李忠運君和杜武君將各該貴兩班的出路，待開學後告與會刊部，以便使在校的小弟妹們知道他們出閣後的消息。李君早在開學時便將我們所切盼的給我們了，可是杜武君，以後經過兩三次的催促，直到今日還不見他一音隻字，這不能不使我們懷疑杜武君已將貧寒的娘家忘得乾乾淨淨的了。（三）老卡君的長篇小說老石續稿，經三番五次的催促，直到印畢最後一頁，還未交來；以致本期不能續載，誠乃一大缺陷也。但此事也不能怎樣怪老卡，因爲他得確是被什麼“外”務，“雜”務，……纏得不可開交呢。（四）本期我特地爲會刊寫了一篇“新興文學”因爲新興文學的聲浪已傳遍了世界各國，中國在這二三年中也已被波及；這正是一個大時代下具有偉大的意義的運動，生活於現時代的青年不能不去了解牠，所以我很赤誠的想盡自己的綿力作一番介紹；但不幸據云“校友會”會刊是代表“學校”的刊物，所以未蒙採納，不得刊登。（五）最高班日前開菊花會，大事吟咏，所得佳作不少，因本期稿件亦已排印，故不得刊登；下期當可發表。（六）會刊第十三期在本學期必然付印，諸同學務請即日踴躍投稿，俾得早日出刊。

時光如流，這句老話真說得不錯；眼看一九三〇年又成過去了！在這除舊迎新的當兒，會刊部同人未能免俗，既在刊前大登拜年之啓事，那麼在這刊尾，我且再說聲“恭賀新禧”作爲結語吧。（根）

